



曝光

◎ 散文類

〔散文類 總評〕

肯定與惋惜

吳晟

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很高興有這機會和名散文家陳列、林文義，詩人散文家焦桐、詩人學者蔡振念，一起擔任散文類評審。這是高雄縣、市合併後的首屆文學獎，身為高雄市女婿的我，特別親切，備感榮幸。

本屆散文類應徵非常踴躍，作品數量非常多，看到眼睛發酸，實在說不無辛苦；但也不時深受感動，很多精彩的、動人的生命故事，令我不由自主發出讚嘆！

可惜得獎名額有限，只能選取六篇。評審方式依幾個步驟進行。

首先，每位評審委員各自圈選六篇心目中較滿意的作品，經統計總共有二十篇入圍。因篇數太多，其中九篇只有一票的作品，圈選的評審委員自行放棄，最後得出十一篇進入決賽。每一篇各抒己見、充分討論後，再就這十一篇依序排列名次，經統計分數，得出結果。

這份得獎名單不盡然每位評審委員都滿意。只因各有所長、很難取捨，能夠脫穎而出，毫無疑義是優秀作品，值得肯定；但未獲獎者，卻也有不少遺珠之憾。

就我個人而言，〈我那悲情的家鄉呀〉、〈夜班的安寧病房〉、〈認識一位貴族〉、〈洋蔥的滋味〉、〈碎石傾頹的流域〉……多篇，濃厚的鄉土情懷、真摯的風格，生命的關照，深切打動我，坦白說，未能獲獎者，我就深為憾惜。

不過，文學獎的設置，固然有發掘寫作人才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鼓舞更多人培養書寫能力，完成美好作品，將生命感動記錄下來，就是珍貴的獎賞。



曝光 〔首獎〕

蔡宗佑

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聶魯達〈今夜我可以寫〉。

翻看著一張張出遊的拍立得照片，最先回想起來的是氣味，清晨薄霧浸潤的草木，洗淨且上漿過的床單，沿海公路略雜著澀的水鹹，還有你乾燥的皮膚，在陽光下逸散出來，棉花一樣軟的味道。

這種照片的畫素不高，視角也不大，一不小心，昂貴的底片換來一堆曝光的空白，但即拍即得，失去了可以揀選相片的功能，無意間攝入的小瑕疵或剝那間片段的光景，反更耐人尋味，更耐嚼，更適合在腦海中以各種方式大量沖洗。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們照過一卷又一卷，好的壞的都留著，照片下方的留白你總是非得留下日期和文字，那時候我說：有照片就足夠了。而現在，細讀後才發現，文字給的回憶，遠比畫素逼真。

你還在的時候，我們未曾檢視過這些照片，寧可相信彼此口述的回憶，在對方刻意或無心的偏頗時，拌嘴似的反駁修正成最接近真實的情節，照片僅僅是當下片段的留念，無須用以佐證那些我們確實經歷過的風景，只是幸福往往令人鬆懈，以致之後對於所有的變化才會那麼措手不及。

他們說時間會沖淡一切，我也曾經天真的以為，只要把記憶擱置，任憑時間風化蠶食，發生過的一切，就會像是壓在回收箱底的舊報紙，墨字緩緩暈散，細節支離破碎，漸漸文意難以分辨，到最後，連大致的輪廓都模糊，髒黑一片，往事自此無法打撈。

然而我卻始終記得那些下雨的日子，我們肩倚肩，在陽台上同抽一支菸，菸單抽的味道略澀，帶點焦苦，但有雨的時候，把一些水氣也吸入，菸味便帶著清淺的沉味，足以讓人聯想某些鬱鬱的美好。從你手上接過菸，濾嘴上殘留著彼此唇經過的濕潤，我總是感到一種扎實的緊密。你說抽菸有時候要的只是那種姿態，我時常出神於你擎菸時的側臉，線條神祕，彷彿你已跋涉到了一個遙遠的國度，那裡有四月黃昏的氣味，當時我並不曉得，你那長久如雕像，甚至菸燃盡都要燒燙手指也沒感覺的靜止與沉默，原來是病症的一種。

你離開之後，我依然待在我們共同賃居的老公寓裡，白天生活行禮如儀，回家後則任由自己潮霉，許多個安靜的夜晚，我試圖從我們的最初開始，沿著時間的經緯，反覆溫習到最後，然而相愛相處的過程有太多的枝節，當湧上的片段太多，我卻無法確定其中的先後順序，焦慮會把夜晚拓的很長，我深怕只要我遺漏了一丁點，時間便有機可乘，那些珍貴的記憶將逐

漸淡去，從細節開始，直到我一無所有。

身邊的朋友總建議我搬離現居的地方，甚至拿著某篇九一一事件的延伸報導要我效法，大意是說某位罹難者的太太，難以接受丈夫過世的事實，始終無法將先生停於世貿大樓附近的座車開回家，只要坐進車內，便淚流不止，顫抖得發不動車子，四年之後，才終於成功的將先生的車開回家。對我而言，那是一篇哀傷的不能止息的新聞，當時我勉強擠出微笑，告訴朋友會好好考慮，心裡卻浮現種種複雜的情緒，理解與難過之餘還帶著一些些竊喜：那婦人四年才熬過去，我沒那麼久，還有藉口執拗的質居下去。

憑藉著即將消逝的天光，我在客廳整理那一大落拍立得，每疊相同日期照片的前兩張，是我們認為的當日佳作，當時的我們總為了到底是哪兩張入選而爭執，各持己見，毫不妥協，固執的像在捍衛信仰，卻又幼稚的如同搶奪玩具，但有那麼幾次我們意見一致，選中的照片或許不清晰完美，甚至還因為晃動而略為模糊，可是捕捉到的，你的，我的，我們的姿態或光景，卻讓我們同時感覺到了一種細緻的溫柔，那些照片現在看起來依舊韻緻美好，一入眼，過往歷歷如昨。

我最愛的一張，是我們坐上小支線往平溪，那時候，火車速度緩慢，乘客稀少，你將一隻腿盤上座位，頭倚著窗瞌睡著，午後的陽光漂了你一頭淺棕色的髮，在你半邊的臉上打上一層薄薄的光，我看著大我六歲的你，在這個時間過得十分遲緩的春日裡，閃耀著岩井俊二式的

青春美好。

當初你在相片留白寫下的日期和字句，有一些已經淺淺的褪去，唯獨一張，清晰的彷彿才剛剛寫上去，照片裡，我們兩個背著海也背著光，幾乎看不出表情，在藍得發疼的天空和海洋前面，像一雙影子，那是我們第一次出遊的照片，上頭寫著日期和你我的名字，底下細細的加註了一個英文單字：Endless。我愣了愣，那其實像一個失準的預言，我們曾經很幸福，只是它並未無止無盡。

有時候我難免會想，如果當時我沉住氣，在你失蹤三天未歸，警察終於通知我找到你的時候，平靜的帶你回家，而非對你完全想不起來三天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感到巨大的恐慌，和警察一搭一唱的逼著你到醫院檢查到底是什麼情形，或許，或許我就還能擁有你更久一些，只是原先我預期最壞的結果，不過也就是你遭受攻擊而造成短暫失憶，當醫生說懷疑你有解離症，需要再進一步確認時，我鬆了口氣，以為微不足道。

後來你惡化得很快，對著鏡子卻認不出自己，時常陷入茫然，與你閒聊，即便你對答如流，卻很快便忘記內容。你像是傾倒的水瓶，流逝的既急又快，陪你覆診時，醫生向我解釋，他說解離症盛行率極低，症狀種類繁多，每個病人的起因個個不同，通常與心理創傷有關，最棘手的部分在於必須從病人的過往回溯，像在沙灘上淘金似的，從無數細節中找出誘發病症的事件，臨床上通常會搭配催眠的方式，讓病人仔細回想過去的所有片段，並反覆沖洗那些片段

中，被病人有意掩蓋或美化的部分，逐步還原事實真相，接著一步一步，緩慢且不使病人感到受威脅的治療，需要長久的時間與親屬的體諒。

你從未與我分享過任何關於你的創傷，於是我也順理成章的以為你不過如同大多數人，偶有顛簸但仍平安健康的成長過來，看著渙散的你，我試圖找出你曾經歷過的，憂傷且不可探求的神祕過往，到頭來卻發現徒勞一場。看著你低畫素，照起來幾乎無瑕疵的拍立得照片，或許我還能細數出你臉上毛細孔的位置及數量，但對於你刻意隱藏的，那些幽微隱密的種種，我只能在自己的猜測裡來回擺盪，你清醒的時候，即使我向你探問，你的故事卻彷彿歷經了無數場星系浩劫，顯得失魂落魄且遙遠。

越是往下翻到舊的照片，越是能體會其實沒有什麼能夠永遠保存，某些照片化學藥水滲出，下方的照片連帶遭殃，即使拿出酒精擦拭，仍無法擦去淡淡暈染的痕跡，拍立得，雖然即拍即得，但失去一般相機底片或數位相機記憶卡的留存，照片一旦毀損，便不再有重新沖印、複製的可能，如同人生，帶著不同的記憶一起蒼老。

基礎的心理治療讓你的病情時好時壞，我逐漸明白某些美好無以為繼，當醫生希望我能簽催眠治療的協議書，我怔忡的說我並沒有那個權利，即使我們相愛、共同生活，法律之前，仍然是陌生人，我通知了你的親人，法律上能夠替你簽署各種文件，卻在得知你的性向之後對你不理不睬，斷絕往來的親人，當你母親在醫院看到我的時候，投射過來的責怪眼神，幾乎要

將我劃成兩半，她告訴醫生你並不需要治療，只要讓你回家休養，問題就能解決。

然而問題沒有解決，你回家後的兩個星期，就自殺了。

得知消息的當下，我全身麻木，無法言語，但腦中卻異常清楚的回想起你回家之前，最後一次在公寓收拾的場景，那時的暮色是整片暈染開來的，悽惶的橙紫，你母親的車停在樓下，我們就著那樣微薄的光線，靜靜的整理你的物品。

「我大部分還是知道自己是誰，也記得你是誰。」你突然打破沉默。

「那你要趕快好起來。」我緊緊咬住嘴唇，試著止住聲音裡的顫抖「你的拍立得相機要帶回去嗎？」

你將相機從我手中接過去，在天色深沉的遲暮裡盯著我，目光燒灼，似乎就要將我燙傷，那是個魔幻時刻，或者說我寧可相信那是個魔幻時刻，你突然說：「他希望你留著相機，但他想帶走一張照片。」即使知道這可能僅是解離症使你突然間喪失自我感，或是多重人格違常，一瞬間我仍毛骨悚然，我佯裝平靜的點點頭，你選走了一張我們的合照，時間在照片的左上方留下了可疑的黃斑和色塊，照片裡陽光刺眼，站在右手邊的你失焦過曝，看起來像是將在陽光裡漸漸隱去，我小心翼翼的問：「真的要這張嗎？」你點點頭，將照片收進你的衣袋，當時天光已完全褪去，我看著你像看著一張影子，聽見你母親不耐煩的按了幾聲喇叭之後，你很快地下樓去了，一聲再見也沒說，看你上車之後，我一個人坐在陽台上哭的激烈卻無聲。

窗外的天色此時都沉了下來，我輕輕的將照片放進盒子，走到陽台上點起一根菸，看著客廳裡那些裝箱堆疊的行李，在黑暗中矗立，看似沉默卻又欲言又止，空氣中混合著樓下乾洗店的氣味和若有似無的花香，我感覺的到自己心跳的頻率，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緒，隨著香菸的煙霧一同升起，旋又飄散。

還記得你頭七那天，我在房門口灑了一層沙，期望隔天早晨能看見你回來的腳印子，出於某種異常肯定的心情，那個晚上我睡得特別安穩，翌日，當我興沖沖的拉開門時，隨之帶起的風卻將沙子輕揚成了一陣薄霧，當下錯愕與懊悔將我緊緊包圍，我不可置信的坐在門邊嚎啕大哭，感覺錯過最後一次見面，感覺永別。

我確曾像是某些迷信的狂熱者，聽信各種偏方，嘗試各種怪力亂神的方式，癡癡等著你的鬼魂，那段時間，活著就像漂浮，白天工作後接續了太多夜裡才能進行，耗時又耗體力的神祕儀式，明明極累卻又不敢闔眼，傳言人在體弱時容易目睹超自然現象，於是我也就由著自己那樣身心俱疲且神經衰弱的生活下去，深怕神蹟轉眼即逝。

然而不論哪一種方式，我都不曾再見過你，現實生活中沒有，即使我在夜裡總是仔細豎耳傾聽，希望能聽見一些細語，一聲嘆息或是你輕輕走過的聲音；你也不曾出現在我的夢裡，即使我睡得很淺，總是醒在一段又一段的碎裂夢境之間。你，連同幻像一起具體的消失了，我也只能猜測或許領著你走向死亡的並不是你，真正的那個你在你自己裡迷失，不曾復返。

手上的菸抽沒兩口，卻已焚盡。搬家公司的貨車從巷口駛來，我於是走下樓，將大門打開，告訴工人哪些箱子裝的是電器，哪些是衣物，哪些是易碎品，訓練有素的他們手腳俐落，很快的便將全部的家當分門別類的安放於貨車上，再次確認新家地址和待會兒會合的時間之後，他們便先行離去。

我慢慢走上樓，拿起放拍立得照片的盒子，那是最後一件行李，我環顧這間已經收拾的空蕩蕩的老公寓，聽房東說新的房客很快便會入住，我們一同生活的氣味應該也會隨著時間漸漸消散，不曉得老房子是否會記憶每個房客居住時的點點滴滴，又或是會隨著房客遷居而清空的一乾二淨。

我遵照房東的指示，將每一扇窗戶都打開，鎖上門，捧著盒子下樓，在開車離去之前，忍不住停下腳步，回頭凝視公寓，也許是路燈和其他樓層逸散出來的燈光，在公寓的陽台上交織，我看見一個隱隱約約的人影，倚著欄杆，輕緩的向我揮了揮手。

許多年後，我會一直記得這個曲折的城市，如此瑣碎，那麼溫柔。

註 解離症：指的是在記憶、自我意識或認知的功能上的崩解。起因通常是極大的壓力或極深的創傷。一般來說，解離症的發生率也較其他疾病來的低，國外的流行病學率約〇·〇一%。解離症的症狀包括：自我認同混亂 (identify confusion)、自我認同改變 (identify alteration)、失實症 (derealization)、失自我感 (depersonalization)、自己看自己就像在看一個「他人」一樣，即我不再是我、失憶 (amnesia) 等等。

哀傷而動人

陳列

從翻看我們一張張出遊的相片起筆，以捧著存放相片的盒子下樓離開我們一起生活過的公寓收束，結構精緻。這當中，敘述位置幾乎不曾移動，敘述者只藉著睹物（翻閱相片）而一再追憶和設想，思念反覆，或敘事或描繪或說明，其中的裁剪組合和轉接，悠悠然游移和流動，有氣味有聲音有色彩，有細節有圖像，一起不斷地自然變化著呼應那魂牽夢縈的起伏心緒，那曾經有過而難以遺忘的一段愛情的美好、短暫和永遠消逝。作者心思細緻，感受敏銳，行文語氣平靜，筆觸輕淺，情感內斂而溫柔，整個的迴盪著透露出濃烈而真摯的情懷，以及極為深沉的哀傷，讀來十分動人。



蔡宗佑

得獎感言

人生很長，世間的起落與風景都是流動的，並非所有人都有那麼多的幸運，能與相愛的人漸老，感謝無常，感謝我的情人和每個經過的人。

簡介

一九九〇年盛夏生，人畜無害，得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等。

遠離家園

〔評審獎〕

施曉筠

夜晚，我恨夜晚。

夜的黑暗是某種冷酷，它將一切事物遮蔽，遮蔽狀態、動作。而雨，滂沱的雨，則搗上所有的聲響。

那夜，窗外陷入混沌的黑暗，雨憤怒地下著，夾帶著巨風，摔打在我們的屋簷上。我們聽見它轟然吼著，在鐵皮屋頂打出強烈的共鳴，我們恐懼、我們瑟縮，我們聽著它想要摧毀一切的憤怒。水在焦慮中湧進來，所有的村人都在路上集結，大水在腳下濕冷流竄，雨直接拍擊我們的眼，我們睜著卻只看見長老憂慮的嘴唇掀動、和那無止盡的黑夜。

水灌進我們的身體，岩石刺痛我們的雙足。沿路，泥土和我們錯身而過，它們往我們的部落前進，急切而充滿力量，隨時願意將我們吞沒。我們回頭望，家鄉已經陷入黑暗與黃流，懷抱裡的嬰孩哭著，沒有人能阻攔雨水淹沒他的口鼻。

祖靈啊！請看守我們！看守我們的家鄉！眼前這是什麼樣的憤怒？

女人在雨中拭著淚，除了孩子，她什麼也沒帶出來。族長領著我們前往避難處，可是沒有人能知道，那裡是否還未被吞沒。山靈在洪流中被撕裂，我們看見它無數的枝幹與葉片，看見它的泥土與巨石。那鬱綠的叢林、潺潺的泉水、和我們熟悉且豐饒的小路，全都消失了。我們在黑暗裡，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冷酷地方。家鄉！家鄉！家鄉！我們哭著拋棄了它，而它也永遠消失在黑夜裡。

那天晚上，我恨夜晚。

雨還是不留情地下著，我們焦慮等待直昇機的歸來。父親最後一通電話已是昨天的事情了，那時他說一切平安，大家都平安來到避難處。我聽著他們的聲音，明明知道該保持電力停止通話，可是那聲音們像是泉水，銀色的、帶著歡慰流進我心裡。我不能停止通話，那是我和家鄉最後的聯繫，透過聲音，我才能看見他們的皺紋、笑容、孩子的尖叫聲、以及那無數返鄉時的歡聚畫面。家鄉，我們哭著說話，儘管一切都毀了，可是有你們就有家鄉。

直昇機隆隆降落，卻打開它徒勞無功的艙門。姊姊擰緊我的手，可是我們都沒察覺到痛，又轉頭過去看下一輛歸來的方向。父親呢？我們不敢問這個問題，打不通的電話像是剪斷

了我們的存在，胸口中湧起焦慮與憤怒，它像惡魔一樣滾大、吞噬我們。等待、等待、等待，我們被不安噎住，痛苦得乾嘔。

他們正在被洪流吞沒，雨從四面八方把他們包圍，他們孤伶伶地站在泥流中央，沒有食物、沒有安全。誰來救救他們？我們哭著，感受到心中的返鄉畫面，一片片碎裂，刺穿我們的心。請你救救他們！救救他們！我哭著抓住救難人員，他也在落淚，沒有力氣推開我的手。

我願意代替他們受困，我願意走進洪流與山崩中，我願意割裂我的身體、願意失去我的呼吸，請讓我代替他們，讓他們平安回來。那是我的家鄉、我的生命。請讓他們活下去，我願意付出一切。

雨還是下著，我們躲在斷崖的凹處，底下是滾滾翻騰的泥流，它們帶著鐵皮屋頂、巨樹、石頭前進。後面沒有退路。雨還是下著，打在我們身上，帶走我懷裡母親的溫度。我們兄弟互望一眼，卻誰也無法承受對方的眼神。

那一夜，土石衝進來，將房子與母親捲走，我從劇痛裡看見母親的手，淹沒在泥流中。母親！我挖開尖銳的土石，拉住你即將離去的雙手。母親！我們狂奔著，將你背負到陌生的崖

壁上。看著你辛苦地喘著氣，雙目因為疼痛而緊皺，我們握緊你的手，感受到恐懼混著雨水帶走我們的溫度。

時間不知道過去多久了，我們在雨擊落的時候傾聽、在波濤捲起時傾聽，沒有聲音，只有母親急促的呼吸聲。我們不敢望向遠方，望向那個我們逃出來的方向。怕會發現我們身在如此的悲劇裡，垂危的生命、崩毀的家鄉、和那永遠不會出現的救援。母親，請你等一等，再等一等，他們就會來救我們了。

直昇機的聲音靠近，我們脫掉衣服，盡全力揮舞。雨將一切遮蔽為灰色，我們只看到雨，看到鉛灰色的天空流進我的眼睛、我的背脊之中。可是母親，請你等一等。我們將用可以震撼天地的聲音，呼喚救援。

他們就會來了。

他們就會再來了。

掉頭離去的直昇機，就會再回頭來救我們了。

弟弟哭了，我咬到酸痛的牙唇也無法阻止自己的淚水。我們奮力阻止自己的哭聲，加入那滂沱的雨中。母親漸漸在失溫，她的呼吸越來越微弱。母親：，我們哽咽：，你有沒有看見那美麗的家鄉？看見我們昨晚打的野兔，正吊在屋簷風乾？看見遠處的森林，混合著變換出層層疊疊的色彩？看見風把雲彩變成金色、澄色、暖紅色？看見鳥群在山巒中旋飛？看見我們從

山路那頭歸來？看見鄉人們的招呼笑容？

母親，請你看一看。看看我們的家鄉，不要丟下我們，我們要回去，我們要活著回家鄉。

但我們不敢讓她看，看家鄉已經被土石夷平，看森林早就傾倒漂流，看房舍只剩殘塊破片。我們不敢讓她看著我們的眼睛，不敢讓她看見我們的絕望，看見我們已經一無所有，永遠地被家鄉放逐。

母親，請不要離開我！不要讓我一個人面對這種痛苦！

我們無聲的哭著，忘記雨打在我們身體上，忘記腳下踩痛著尖銳的石塊，忘記飢餓拉扯著我們空洞的靈魂。我們扛著母親，在急流邊緣往山下走，往家鄉走。因為母親說，她在臨去前最後地說：

「帶我回家，這裡不是我的家。」

我們踏上那正騰騰發動著的直昇機身，懷抱裡的孩子沒有吵鬧。獲救並沒有為我們帶來歡笑，我們還漂流在無止盡的黑夜中，和著祖靈一起四面八方離散。腦中漲滿著一種空洞的虛

浮感，那是在過度的淚水後，所獲得的暫時寧靜。家鄉，在機艙窗外緩緩掠過，我們看見平坦的黃土地，只偶爾有些綠林還點綴其中。那是家鄉嗎？那是家鄉吧？怎可能是家鄉呢？我看不見村落的屋頂，看不見曲曲折折的小徑和那高低起伏的山勢。眼前這蒼涼禿黃的泥地，怎麼會是家鄉呢？

那瑪夏、桃源、茂林、霧台……，家鄉是層層綿延的山嶺。我記得長老在林間奔跑，我們穿越稜線，在野獸前緊握圖騰的刀柄。我記得和她相約在小徑的轉角處，看到月光在她臉上灑下銀色的光芒，一雙柔軟的、羞澀的手掌。我記得孩子們挺著胸膛帶回滿手獵物，我在窗下洗淨，聽屋內傳來歡慶的打鬧聲。我記得那片山巒，記得每一棵樹木、每一個石塊，它們看著我出生、成長、戀愛、死亡。我們撫摸著不存在的它們，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土地！你怎麼能夠叫我遺棄它們？

默默擦去湧出的淚水，我們握著彼此的手，看著家鄉支離破碎。機艙外每一個移動的景物，都在說著我們離鄉的起點。從這裡開始，一尺一尺，我們將離開家鄉，眼前漫長無光的未來，我們該往哪裡去？失去了親友、失去了屋宇，在黃昏時我們要向何處歸返？在狩獵後又有誰在等待我們？回頭再看一眼！我們緊握著彼此的手，看那陌生的黃土地，在它下面有我們的青春與我們的記憶，有我們心中踩踏著的，永遠的家鄉土地。

請不要問我將來怎麼辦。死去的、活著的，這一刻，我閉上眼，他們都在我靈魂中重

現，這一刻，我就是祖靈，那些母親、父親、與孩子的心靈。他們在我胸中嚎哭著，和我一同從家鄉被撕裂開來，從此漂流失所，無家可依。

請不要遞來重重疊疊的戶政資料，告訴我，我們應該及早撤離。家鄉是山群、是森林，是我們奔跑其中、俯仰呼吸的地方。我們與它同在，和它一起出生一起死亡。請不要告訴我們，我們應該理所當然的遺棄它。只為了成為，統計板上存活的數目字。請停止無謂的質問，我們記得那一夜土石滾落的巨響，卻看不見，未來的生活該何去何從。

打開機艙，我看見等待的親人，誰在尖叫歡呼著，誰瘋狂地擠向車門，那片刻我握著你溫熱的手，激盪的情感卻哽住了我的喉嚨。「好……好……好……」我們該說什麼呢？什麼都沒有？誰死去了？誰還活著？睜大眼睛要看著彼此，卻只看到模糊的淚水，刷洗不掉的漫淹著。

爸爸、媽媽，你們就是我的家鄉。我握著你冰涼的手，在我焦急的等待中，終於看見你厚實的身影。請你們活著，和我們一起歡笑、一起悲傷。無論離鄉的路途有多遠，請你和我們一同活著。我們將一步一步，越過那崩落的山崖，越過那滾滾的惡水，回到我們的家鄉中，用我們的雙手，挖出那過世的鄉人。再把屋脊立起來，把家鄉建起來。把森林重新長成，把孩童遍佈村落。

爸爸，媽媽，請你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家鄉。

不止是紀實

林文義

揣臆原住民對於風災之後離鄉的悲痛。作者用心刻劃且呈現適切的、不濫情的描摹，是值得致意與期勉。漢人從來不諳原住民遵循祖靈之心，所有的殖民者（前日後漢）皆然；那麼作者著力是一種理解或某種誤認？

家園。不分原漢民族，落地生根，猶如詩人向陽名詩「雙腳踩踏就是故鄉」認同就是歸屬。遠離家園，還是終得回去，無論山河已毀，以文學紀實就是禱念。作者以風災過昔留筆誠可感，亦是一種再生的希望以及，祝福。



施曉筠

得獎感言

這篇寫法實驗性較強，我驚喜它能夠為人理解且受肯定。

封閉在都市的我們並不明瞭，真正活在土地上的人，對家鄉懷有何種同生共死的情感。但那些日子裡，遇見六七十年不敢捐血的阿婆挽起袖子、遇見跑遍商家搶買救災物資來捐獻的老伯、看人力和物資源源不絕往災區送，我才第一次體會到在同一片土地上，我們流著共同的血液，共同的情感。當那美如詩畫的家鄉被撕裂，一起疼痛、一起落淚。

獻給那些被迫離鄉失根的人們，人在鄉在，我們記得彼此，並永不孤單。

簡介

一九八二年生，嗜流浪，愛歸鄉。就讀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曾獲西子灣文學獎、鳳凰樹文學獎、人間福報文學獎、高雄市青年文學獎等。

〔評審獎〕

百年好合

葛愛華

腳步還不穩，我就愛在碼頭邊西河堂的破布堆倉庫裡翻滾。
我特別記得幾件舊事。

還只是一個芽尖大的娃兒，誰逗都不理，就愛西河堂的三姐抱。

大人們也說四姊妹中長相最好的一個就她，但不知像誰。三姐的父母都沒她那張臉蛋。

西河堂那時在苓仔寮海邊路的碼頭埠口養了十幾二十來個女工，四姊妹輪月看工管帳，每輪到三姐收帳那個月份，幾個姊妹平常外出輪流騎駛的鈴木八十機車，總在石棉瓦棚下納涼，來往營生的店家總是自己趕早地就把錢送上門來，也好順便整個晌午和三姐東南西北瞎扯淡，喝涼茶。

三姐說話時飽頰上有道月眉似的梨窩閃跳，嬌翹小嘴總塗著辣紅膏蕊，三姐就愛擦口紅，別的不怎麼懂打扮。但那年代也沒幾個女人懂得打扮，三姐至少還訂了《婦女世界》和

《姊妹》畫報看看。

二十唧噥繃得緊緊筋皮線條的三姐啊，穿著當時流行的大朵花色、裙襬車縫有暗口袋的迷你短裙，斜插著後腳跟笨重麵包鞋，往西河堂門口牌匾靠著，連皮咬啃一顆黃香瓜，或嘸嘴唆喝一碗透心涼的冬瓜仙草絲米苔目，讓那些來往營商的店東家，乾巴巴的眼睛都不知道該怎麼眨，五內像絲弦在拉高音額沿猛盜汗，胸腔裡臟器片刻間都等著要自動繃碎。

西河堂老闆娘要給三姐找婆家了，我爸想起那個在鹽埕埔光復戲院附近東拐西摸的腸巷裡開著小籠湯包老麵店的同鄉，鐵叔叔。

我很後來才知道鐵叔叔其實不姓鐵，他是因為曾經住在自己強搭的違章鐵皮棚裡，讓我媽管他叫「那個住鐵皮屋的老鄉」順口叫成了老鐵，便習慣成自然。我爸曾說人家有名有姓的，妳怎好喊人家扯不出個毛邊的老鐵哩。可後來我爸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跟他的兄弟說話便是：「噯，我說，那個老鐵啊！」

鐵叔叔個頭忒粗大，臉孔上喜怒哀樂的表情經常顛倒，我媽說早些年轉好幾手聽到老家爹媽過去了，鐵叔叔一個人蹲在半夜的大溝頂十字路口潰哭燒紙錢，看起來卻像什麼事件剛剛報完仇雪了恥之後的嬉笑。

不管鐵叔叔笑不笑，他不開口講話整個看起來就像隻沒毛獸，要是敞開腔調嗓門的時

候，就和我爸一個樣，分明家常閒聊，卻總抽直著腦血管、丹田運氣，嗒呼那褲襠裡貨物如遇殺父仇家。我媽本來還管得挺火大的，後來認清本性難移的事實，乾脆自己裝耳背。

可是這回要見三姐了，什麼都好的鐵叔叔就是那點叫人擔心。母親特別叮嚀，就是說話嘛拚什麼老命哩，收點氣力，行吧？行。鐵叔叔保證。

幾十年前的那一天啊，娃兒我的記憶卻分外清明。

大人們儘管扭捏作態、你敬我讓地，我只管自己執一只斑剝印著紅蝦的白磁碟子，在油膩的茶紅色木頭方桌上使勁地加醋、加醬、加香油、加蒜末和辣椒粒。那天我不胡鬧就只管吃湯包。

我媽直誇鐵叔叔看起來人不老心地好，只是內掌廚外管店怕不簡單……；我拿筷子勤攪和幾色調味，待冒煙的籠蓋一掀，迷濛氤氳的魔幻裡，幾層竹編蒸籠墊著米黃洗薄的麵袋布巾擱都沒擱穩，我便爭恐舉箸挾他一滿個薄盈盈的剔透，我爸總愛這樣說湯包「薄盈盈的剔透」。

一直都跟三姐藏眉躲眼著視線的鐵叔叔這才開口，沒平常吆喝，病貓似地衝我喘氣：嘿，小心燙破嘴皮兒，先吹口涼氣兒再吞唄妳！三姐乖乖在他面前左吹吹、右呼呼地折騰那隻薄盈盈的剔透，這才敢把噴香的小籠湯包，尺寸恰當地塞進她鮮紅滴滴的嘴縫裡。我看見鐵叔叔浸在黃湯裡銅鈴似的眼珠，如雀鳥玲瓏的心臟撲通撲通凸搗，整副心腸像讓刀背拍爛了的蒜瓣。

三姐的媽媽看來很滿意，滿口湯包還要撥空讚鐵叔叔這手藝道地，媒婆角色的我媽也忙起鬨說，這店裡生意怎樣熱鬧緊張，鐵叔叔找個良伴也好幫忙收錢管帳。三姐花蕊的臉龐無聲地羞笑開來，鐵叔叔傻楞到一時之間都不知道他該不該姓鐵，我爸狠杵他一下：出個聲答應呀，你這老鐵！

鐵叔叔渾身剗匪抗日殺朱拔毛刺青的蝌蚪字瞎蹦騖跳，忽然雷劈旱地搖大蔥那麼噴吼：我操他個祖奶奶不得了哇，你瞧咱哥這小小閨女兒，能吃辣滴哩我操他媽那個屎呀！

整桌人瞠目結舌，我也唬了唬，抓緊醬碟怕被那股哈哈殺氣給掀翻，然後，那捏著精美摺痕如美人梨窩的湯包，繼續被我塗裹上一身重裝紅醬，朝網袋般空洞的肚子連番押送，肉餡裡凝凍的雞湯蒸化成滾沸汁液，硬把舌頭燙成了活該的呆木胎，我領死地吐出一口氣：噴！真好吃耶。

豔如杏桃的三姐還真嫁給了大老粗鐵叔叔。

鐵叔叔只有和老婆說話，才會使鐵杵腔調磨成繡花針兒輕細。

入門不久就害喜的三姐，便便大腹隆冬天裡捧了個水盆跨開門檻想要把髒水潑出去，那鐵叔叔的兒子就落了地。

包辦麻油雞、豬腰花杜仲替三姐坐月子的我媽，講了一個月都不嫌累，還是逢人就會重複一遍：哎喲，就是那母雞下蛋吧，妳也該要先咯咯咯叫幾聲的呀！

我穿著漿挺的太子龍浮水印刷服上小學，我爸驕傲目光好像看見我上省高女，含淚揮手咧嘴笑：瞧我這閨女。學會了課本裡教的注音符號，拿回來跟他們獻寶，我爸和鐵叔叔這才曉得他倆說的並不是標準國語。但這齊魯腔調也不難辨聽分明；作對似地把國語裡的三聲讀作一聲、四聲的偏拗成三聲、二聲的來個大牙咬黃瓜喀擦脆響的四聲，那樣就是了。於是每年十月在家門口插旗桿、握拳舉手吼叫的：「腫化命過晚隨」，終於真相大白了，唉，原來那明明想表達關愛，卻總像宣示什麼深仇大恨那般哀嚎地——他們喊的是，中華民國萬歲。

數學裡頭學到倍數、除數和被除數時，我天天考試就挨老師的藤條打，掌心虎口瘀血腫脹讓鐵叔叔瞧了直心疼，便把作業簿子撈過去：給叔叔幫你。三姐忙說你不行。鐵叔叔說，咋不行啦，做生意人家這小學算數難得了誰啊。真沒幾分鐘，好幾頁的題目都給填上答案。可是……，你沒有列出除法的陣子呀！我手指著「√」那個符號，鐵叔叔摘下老花鏡片：那個屎養的東西我剛才就看見啦，妳理他做啥，叔叔橫豎把答案都給妳寫完了還不行嘛，明兒耀武揚威去罷。

隔天作業卷子發下來得零蛋，老師反而不打我了，放學立刻來做家庭訪問，和我爸沒有停的說了半天話，我縮在門外頭，全身皮繃得緊緊地，看見鐵叔叔揮汗提著小吃店裡外送麵食的木箱子趕過來，掀開蓋子連筋帶肉的四大碗香噴噴紅燒牛肉麵，那個色香味俱全的，老師吃到了碗底朝天才走人。

鐵叔叔馬後砲跟我說，閨女，妳老師吃了我的牛肉麵假使還打妳，他便不是人！不打了，不打了，我媽嚷嚷，老師特地來說以後再也不打你們家閨女了。我聽了大喜。我爸爸說，那青年老師一聽講話就知是明理人，學生不用功不努力應該打，但笨豬一頭你就是往死裡打，你也打不成人腦！

沒人管功課了，念到中年級一次暑假裡接連颳過了幾個颱風，等風過雨停天空還陰著，我便拎著個鐵絲穿洞的奶粉罐往鐵道草叢裡頭鑽。

秋天開學就要去念小學的鐵家弟弟，不知怎的老愛跟在我屁股後頭蒼蠅繞。妳幹嘛呢？抓蝸牛。抓蝸牛幹嘛呢？吃！

弟弟可吃驚了，一路跟我到水塘邊，卻像陀螺拋出線似地忽然朝前撲了個狗吃屎，拖鞋奔進了水塘，他一嘴泥拿眼巴望我。沒門，上次抓泥鰱，才踩了滿腳泥，就給我媽打到差點像蛇一樣趴在地上走，再要我下池塘去，沒門！弟弟找了竹竿打撈，越打鞋子盪得越老遠。掉了鞋你媽打你不？我問。弟弟搖搖頭。我揀了他一把：那你見什麼鬼要去撿鞋！

弟弟穿著一只拖鞋，一腳高一腳低跟我到鐵道邊草叢裡找蝸牛，沒兩下子就豐收兩滿罐子，都是比小孩拳頭還大的非洲棕殼肥蝸。弟弟問我，什麼聲？我聽見遠處火車鳴笛。弟弟說，不是火車，好像我媽哭叫。我說我媽哭叫時也像火車鳴笛。我們繼續蹲在鐵道旁把蝸牛堆上鐵軌，詭笑著等看火車軋蝸牛，但半天沒有火車經過，然後我清楚聽見水塘那邊人聲鼎沸，肯定有熱鬧好事發生了。

剛剛還沒有半個人影的水塘，現在擠了三幾圈男女老少，好像整個附近應該睡午覺的人，都同時甦醒過來挨到水塘邊上了。

我和弟弟各拎著有點吃重的裝滿蝸牛的奶粉鐵罐，好不容易穿過大人腿腳縫，來到水塘邊，看見我爸和擰笑著的鐵叔叔兩個人半大截身子全浸在水塘裡。

鐵叔叔手裡緊抓著弟弟剛才掉的拖鞋，三姐昏坐塘邊我媽正狠命掐她人中穴位。弟弟的聲音忽然從我耳朵旁邊像石子拋進水塘似地滾出去：爸，你幫我把鞋子撿到了啊？三姐在我媽懷裡頓時瞪張開眼，我爸和擰笑的鐵叔叔踩在爛泥水塘裡，一下子聞聲救苦卻找不到我和弟弟人影，面面相覷。

三姐人中一團紅甲血印活將過來，我媽火車鳴笛似叫喊鐵叔叔找著人了，鼎沸的人潮在「找著人了」的回音傳遞裡逐漸散退。我瞧見鐵叔叔抓著水塘的那只拖鞋，艱苦跋涉要上岸；免崽子害你媽哭得，今天不打個你賊死我叫你老爺！我爸一把揪住鐵叔叔：老鐵，命根子剛撿

回來，趕緊地拴好揣褲袋裡邊兒莫動靜，是哪隻蹄子帶頭領路，我這去逮出來還你一個公道！我爸伸手奪了鐵叔叔手心裡抓著的拖鞋，像挺了一口不卡彈步槍要讓我就地正法似地朝我兩腳掛泥踉蹌過來。還想想這是幹嘛了，我撇了蝸牛罐子立馬先拔腿逃竄，就在我爸真要逮著我後領沿，鐵叔叔一個熊抱由後頭扣鎖住我爸咽喉：哥！咱就這麼個黃瓜閨女，你跟老天借膽在婁子面前動手？我爸不知道是被這記剿匪練的鎖喉功，還是所謂的「黃瓜閨女」，給弄得滿頭楞號，總之差點是他不能呼吸。

我媽這時晃著蝸牛罐子像提刀般殺到陣前來，先手舞足蹈乾罵我一陣章魚噴墨滿臉黑，然後明明是幫我討饒，卻理直氣壯獅吼我爸他們：兩小孩有孝心去給老子們抓下酒菜，你們還豬狗不如要打誰哪？

啪地一塊紅磚劈將下來，石板上的蝸牛家破人亡！應該是驚心動魄的畫面，但我媽處理的不臊不煽，我專注地蹲著幫忙，把臭腥味特重黏液碎殼蘸黏的蝸牛清理到錫盆裡。我媽剝了些附近小芭樂園子的樹葉加了鹽巴，刮了鐵叔叔廚房大灶三口鐵鍋下的爐鏗煙灰，雙手在錫盆裡狠命搓洗好幾遍，嘴巴裡間歇叨唸費工弄著一臉盆蠔肉炒起來還沒兩口過癮可吃，並疊聲呢喃往生咒超渡經。

我爸拿出五加皮說，這好物我到台灣才見過。鐵叔叔取小玻璃酒盅回道，丈母娘給我做過一次，好鮮味兒的，但我哪好意思埋頭吃他個撐。弟弟挨近過來，問我再去抓蝸牛不？三姐

接手清理乾淨的滿盆蠔肉，輕喊著：「不要，你們不要再去抓蝸牛，這東西不能常吃，裡頭生著專門喝人血要人命的山東還是廣東來的寄生蟲哩！三姐怕寄生蟲，蔥薑蒜、辣椒九層塔密密麻麻，黑醋醬油酒大火油狂下猛落，翻炒盡熟撲鼻香氣滿室人鼻涕眼淚直淌地端上桌。我和我爸、鐵叔叔急躁舉筷，有辣我怎肯靠邊站，鐵弟弟只管冷眼旁看。我爸說，什麼山東廣東吸血蟲子，老鐵，咱還怕它不成！鐵叔叔吃了一口酒肉，腸子便拉直胡亂喳呼：那肯定是廣東蟲子唄，咱山東只出好漢不出寄生蟲！」

大學聯考放榜。那年我又名落孫山。

我們家聽完收音機裡的錄取叫名廣播之後，就買了鞭炮去鐵叔叔店門口連放了好幾串。鐵叔叔本在捍麵，三姐和弟弟剛買了報紙回門要查看，就聽見我爸疊聲喲喝要人請客吃燒鵝。

鐵叔叔大樂，扔了捍麵棍說今天放全假，連晚上的份也不開張，就上別人的館子慶祝去！他倆把臂，我爸言說：老鐵，那天我特別老遠跑到大溝圳去放木材，才撒手木材登時溜走，我就想有好兆頭！鐵叔叔啞了一響：「噯，你還信咱家鄉的這個！」我真信，我爸叫著：你娘的消息我不讓說，也跑到這大溝圳放木材，那天水流忒湍急的，你怕是插著腳釘也站不穩當的，結果那木材橫在水流面上一動也不肯動，我看著這凶兆的，就先哭了起來。

我媽從背後捶我爸一記：你今天什麼日子，給人老鐵說這個！

鐵叔叔拎來竹片編的躺椅，我爸也有一張，但好幾年前折疊彈簧早給我搞壞了，只剩仰躺的一個角度，鐵叔叔也把自己的躺椅調成相對角度，就和我爸併排躺在廚房後頭防火巷違搭出去堆滿雜物的邊角上。

我躡足跟上去，聽他們低聲說話。

我說剛剛在店裡，怎的看見你把那「百年好合」的字畫給掛出來哩！（我爸先開頭）鐵叔叔揚眉說興大起：這不是，胖鳥當年給我和三姐寫了這字，多少人讚好，不容易啊我終於頂了租店、添了新碗座椅，也特別裝潢粉刷的，我再找胖鳥給我寫個「高明滿座」，你猜怎著？胖鳥病了。

我爸本聽見那高明滿座正要發作不耐，又聽見誰病了表情頓時一驚：病啦，沒聽見說呢，啥病？鐵叔叔撐著眼皮搭子想了半天，只好用動作表示：不是中風，那病名兒稀奇古怪的，總之兩隻手耗子似顫不停，甬說要拿筆了，就連拿筷子吃口飯都成問題。噯，我瞧了心裡直難過，想胖鳥幹了幾十年士官長才下來就成這副德行，我想著便把他寫給我和三姐結婚賀禮的字，給端上廳堂去了。

我爸點點頭，然後又搖搖頭：可這「百年好合」掛在咱賣湯包、啥肉麵店裡頭的——鐵叔叔問：咋啦？今天什麼日子我爸不會不清楚，他立刻見風轉舵：嘖！你那小子真成材，給考

了個雄中，咱里的第一吶，我聽了廣播跟你嫂子拍腿喊叫要得，你說沒有個三兩三誰上得了那梁山啊？好個老鐵，你那小子真他媽屎養的！（我爸這是誇誰什麼東西養的？）

鐵叔叔搓了搓後腦殼皮：哥說這話倒是實情，我真識不了幾個大字兒，可這小子沒口誇的，牙栽了他也不肯花我的錢去補習，那就算啦，下了課我操你家個祖奶奶的還得先幫我洗完兩大澡盆的湯碗才敢上閣樓去唸書，三姐才喊聲要打烩嘍，他椅凳一翻便奔下來趕緊地幫忙拼裝店門板。吶，放榜了我連那鳳中也沒敢指望，可不給我這湯水粗活耽誤他的，這一下子哥的鞭炮響啦個直他娘的賊，不真給我爹媽光宗耀祖了唄！（鐵叔叔有點哽咽卻不含糊）

兩人忽然壓低聲響；真操他老娘的尿，我家閨女唸書咋就不行，到現在十八九啦，你瞧看玩耍起來還皮精一隻！（我爸皺眉）女孩兒書要唸得好，肯定就命苦，精點兒好，殺他個忘八羔子的，咱就不怕閨女將來吃悶虧！（鐵叔叔笑）……這大熱天的，咱倆吃完燒鵝汗流浹背還在這兒天殺的抽煙喝五加皮，我操你家姑奶奶的讓三姐看見了要不要命哪我說老鐵嘿！（我爸這是聊天著）……可不，我操他婆娘祖宗十八代的這兒是多久沒掏溝啦，咱家這後巷弄裡還挺臭烘，五加皮全是溝味兒嘛這是！（鐵叔叔這也是聊天著）

然後他們瞌睡，各自側彎著肥厚的腰背，在折疊躺椅上睡得猶如殼篋裡的一對兒花生仁那樣。他們用那種模樣打瞌睡，看起來極像了與成熟大人還保持著一段遙遠的距離，只是兩個頭髮稀疏、皮囊一般疙疙瘩瘩醜的孩童，瞌睡著。

好幾十年過去，三姐娘家荳仔寮碼頭那邊兒完全換了模樣；鹽埕埔光復戲院這邊也盡拆大半，房子沒動的大新百貨那五樓頂上一圈小搖籃似的摩天輪便能把港都全瞧遍的情景，也已經是上輩子前世人的故事了。

那些個地方，旁邊再沒有什麼彎曲的腸巷弄道，開著什麼茶紅色四方桌凳、桌籃子裡擺有著斑剝紅蝦印白磁醬油碟的齊魯小館，再沒嗓門弄堂裡一敞吆喝那南腔北調招呼川流的客人吃麵呢、吃餛飩咧，那些個地方，現在夜裡嘩啦啦地全是銀燈香榭通到底的漂亮大馬路了。

鐵叔叔兩手早不能揉捏湯包漂亮的摺子花邊，只愛像老貓拳縮忘情地在院門口曬冬陽。而我爸只剩牙齦一床，一口氣還經常喘不過來，卻偶而不忘喳呼，那個誰啊老鐵的當真什麼都好，這年頭當真跟咱從前不一樣了，你說是不啊老鐵。

身手漂亮的敘述

焦桐

〈百年好合〉敘述流暢，飽含著行動（action），如「入門不久就害喜的三姐，便便大腹隆冬天裡摔了個水盆跨開門檻想要把髒水潑出去，那鐵叔叔的兒子就落了地。」三句就發展出情節，而且興味盎然。修辭相當傑出，文字精省、準確，又如「三姐說話時飽頰上有道月眉似的梨窩閃跳，嬌翹小嘴總塗著辣紅膏蕊」，簡單兩句，俐落描繪出人物形象。

長短句運用恰當，個性化的活語言，自然、生動、活潑，演出如繪的生活場景，諸如寫父親和鐵叔兩個大老粗攀友，「分明家常閒聊，卻總抽直著腦血管、丹田運氣，嗆呼那褲襠裡貨物如遇殺父仇家」；寫姊弟兩人抓蝸牛的那些段落尤其漂亮，展現獨特的風格。

行文有效利用幽默話語，深刻了親情和友誼；通過這些情誼，書寫離散，凝聚集體記憶，具史詩企圖。是我心目中的首選。

得獎感言

寫這篇文章是與時光賽跑。

記憶多麼不可靠，遠去的時光多麼令人追悔。但那些日常畫面的片段，時不時總會出現在眼前，而眼前的事物一直都在變動，什麼就快要來不及的焦慮是此刻心情寫照。

或許寫作正是對抗現實的一種方式。

母親出生的高雄縣，我出生的高雄市，縣市合併之後能以這篇文章獲得此獎，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感謝評審的青睞。也要把這個獎送給我飄洋過海、一生流離的父親。

簡介

現任《科技生活》雜誌總編輯。

文學創作作品有散文、小說等，曾集結出書，亦獲有：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大墩文學獎、竹塹文學獎、海洋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福報文學獎等文學獎項。



葛愛華

〔優選獎〕

遲太陽

郭昱沂

它們黏在小圓盒的兩旁，乾涸僵硬，呈微黃顏色，像是衣物存放過久生出黴斑。滿滿地注入多效清洗液，含去蛋白配方，於是它們漂浮起來，借屍還魂般，醒了過來，逐漸變得透明在水中悠悠漾漾。

注視著這一副隱形眼鏡，不記得何時被遺留在這，二度赴巴黎之後我從未再整理過行李……。應是已趕不及現在的近視度數，或者存放過久眼科醫師將判定為必須拋棄品，然而我的眼瞳曾經在它們覆蓋之下看這個世界。曾經，意味著被現在否決，是過往、不再、記憶、渺遠、淡出；然而那些曾經歡喜與憂傷的種種，讓我決定拾回來，為了感知你，以我的感知。

洗淨雙手，用手指將眼皮撐開，試了幾次都卡在睫毛間，某一瞬間，幾乎是滑進去的，它們就順利貼在黑色眼球上。我的眼睛不適應極了，異物感使眼淚不斷泌出，近視度數、角膜曲率半徑、眼球弧度都不對，我且還有能將一切事物暈開的散光，稀有的嚴重，超過五百度。

使用守則：初日，祇能戴一小時

整個世界變成難以認清的模糊概念，我想著你，過去的我。借用過去的視覺來溫習「失去」的過程，這一小時的「重逢」讓我得以跟蹤著記憶去完整所有的你。窗外，太陽遲遲，光線柔弱而緩慢地爬梳著所有事物，你——顯得難以完整，我感覺到悲哀。

急湧的淚水減輕了不適感，我的視界連成一扇雨窗似的，朦朧了日照，外面，佇著你，五官峻立，鬚根滿植在兩頰，冷厲定然的眼神，我審美意識從未留心過的一種長相，我的預感亦未曾。

你屬於另一體質，另一語種，另一國度，本該外於我的視界，與我不相關。當初，尚不能明白愛之前，先感覺到痛。

身體先於意識明白了，憂悵而虛弱，病症從視覺展開來蔓延全身，我開始跟這個世界隔著一種隱微的痛，耳所聞目所視身所觸舌所滋味的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官覺離開了習慣的座標，我跳不出那個痛的向度，整個人潰不成軍，荒荒落落。

起心動念祇需要瞬間，那時，神在，撒旦也在。瞬間之後，知覺你等於我去知覺整個世界，瞬間連綴成無限重複的小節，永遠未完成的賦格，指引著光明的靈被囚禁於幽黯中。聖哲羅姆（St-Jerome）將撒旦Lucifer翻譯為「路西弗」，福音書指為天堂落下的一顆火花，叛亂大

軍與晨星之子皆是路希弗。

無數個日日夜夜，光明與幽黯交遞間，我問，等在如此冷厲定然的一張臉前面，究竟我等什麼？

大多時間無有表情，笑容希罕，你總嚴肅說話，鎖緊眉頭，敏感地包裹起自己的敏感，所以表情遲疑了它該被賦予笑容的那些當下。初見，我已想，很想輕輕吻開眉宇中間深陷的摺痕。你的憂鬱成為了我的憂鬱。

必然有所啟悟，必然有所責罰，與一張臉的相遇。

距離能夠回憶你的一小時，祇剩六分鐘，窗外即將沉陷下去的太陽，將所謂派黎思 (Parisish) 的蔚藍色天空過渡成銀灰色，幽秘，霧鏡一般。看不清自己的我，沒有能力如一位瀕死者將回憶歷歷數來，將你的故事倒敘清楚，卻不相關的想到——你已絕版的人類學田野筆記裡寫著蔚藍色為「煮到七分焦的羊奶」，銀灰色為「剛踩過沼澤的雨鞋」——兩個顏色讓我翻查三個單字：蔚藍、沼澤、雨鞋。你可以根據一個顏色對照出一種氣味，那並非聯想與感受，而是一對一同時相應發生，無法分割的不同單位的轉換，屬於本能，理性無法參與，與望梅止渴、膝反射一樣。

醫學名詞稱之為「聯覺」。

面對鏡子，鏡子裡不是我，在蔚藍與銀灰之間的眼前，同時相應發生的甚至不是名為我的影子，是另一個人，你，意謂著愛——Toi, mon amour.

翌日，兩小時

已經失去第一天的驚奇感，我出走了去，沿途會動的是人，不會動的是物，他們自印象畫派齊來到街上。輪廓線條填上光影的肌理，水般存在，似無而有，實處還虛，注定要在這座城市裡暈眩，載沉載浮我的視界。

相差七個時區，飛了不祇十三個鐘頭，更多疲憊也阻擋不了想要發生故事的決心，海明威一定說過：這裡是巴黎啊！

影展負責人姓傅柯，哲學家 Foucault 那個字，個矮，微洵，痞啞，沒有抽菸但彷彿字句吐出來繞著煙圈，似晚年的莒哈絲 (Duras)。一旦摘掉黑框眼鏡，傅柯變成嗜毒好賭的沙岡 (Sagan)，慶幸她沒有活到傅柯的年紀，依然帶著少女的日安憂鬱味。

巴黎是個病城市，典故過度被使用，單純已不可能。

我錯覺聞到傅柯的菸味是因為這是一間不存在的人類博物館，陰暗空洞，文物全被搬到新的布翁利碼頭博物館 (Musée du quai Branly)。我獨自一人在試片廳選片，一部部規格端正的民族誌紀錄片看下來，你，從我眼睛裡跳出來，因為你把自己放了進去。

到拉丁區藝術影院挑了一部電影：《5×2》，因為片名很簡單，便以為內容也不會懊惱只修過兩年法文課的我。不怎麼好看，倒過來講述一對伴侶從離婚到初識的五段經過。走出影院，傅柯簡訊傳來你的住址：他請妳去一趟，祝好運！

需要崇拜才快樂？不是的，我以為一切因為你而「此花之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來到你家，四壁佇立著原始民族的面具、盾牌、一大捆長及半人高的竹箭，向我包圍過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它們齊齊印證了紀錄片之真實，以是我迷戀於你曾經前往我從未履及的遠方，極遠方，那是冒險者的疆土。我幻覺著你的勇氣，你的獨身孤絕，你一天徒步十幾個小時以樹薯、野芋、香蕉為食，你懂得世界上統共祇有一千多人使用的語言。

你發音「Ak-ha」，這字同時是「你好、謝謝與他媽的！」你說明髒話能為一種語言注入活力莫此為甚了。便從這字，你開始跟一個小男孩學習土著語言，沒有字典、沒有文法教材，你生活在他們當中，從某個事件、動作、表情、語氣所隱約構成的上下文，去推測某個發音所代表的意義，每天都得記錄下新學會的「字」，亦即將他們的發音翻譯成一個法文同義詞。當字彙集滿到一百個，終於你可以說明並且雇用他們蓋一間小木屋，這使得他們第一次見識到

「紗窗」，他們用土語說是「裝風的米袋」。

那族總說著靈，他們的語言便涵著靈，靈無所不寄託，無所不藏匿，亡者會透過女巫展示他的靈，你太想學會一個充滿靈的美麗語言。那教你說「Ak-ha」的小男孩你收為養子，帶著他搭乘輕型小飛機飛往城市補給日用品，他怕極了緊緊抓著你的手臂，以為俯瞰所見的叢林全是野豬正奔跑著。成年儀式之後，你為他籌錢「買」未婚妻，必須以珍貴而希罕的貝殼換取未婚妻整個人，若不，可能祇是她的下巴，或者她的心臟。

你的聲音細膩描寫著老人捲菸草，搗成粉的菸草鋪在葉片上，你的拇指與食指擦揉著將葉片捲起，不從兩端而從葉身中間匝洞，他們吸起菸來彷彿正吹著短笛，笛煙杳杳，你說你追尋那種詩意的細節。零時差地，我看見貝殼身上迴旋的圖紋，珍貴而希罕，換取了整個我的人——如使弄咒語的女巫收束了病者魂靈——我從彼處前來，祇聽見看見聞見詩意細節所來自的你。

我們說著旅行、電影、文學、彼此社會差異，說著你的我的過去，同時我們感受著一種男人與女人獨處在一個空間裡總難免的遐思紛紛。尤其我，繞著私人話題的周邊打轉，缺乏勇氣擅闖，出於禮貌與不便過份顯露，出於起心動念而難以自然的刻意要不經意。

一幢古典樓房，斜墜下去的頂間屋簷，客廳祇一扇朝向天空的窗戶，那日，與我決定要回憶你的這第二天一樣，太陽遲遲。

我戴著這副眼光與你一同注視那女子，以過去的視覺重建初會場景，她準時，按下電鈴竟說：「是我！」她有些慌亂，辭令生硬，混淆了若干名詞在法文中的陰陽性，她用蹦出來的笑聲，邀請你的影片參加台灣影展也熱烈邀請你的人，她主動提議離開怕會打擾你太久，一切在於她亟欲藏好自己應對這世界想要從容的生疏。

這是我以為你的看見，我也以為你看見她的內在流動。以為複製印象畫派是容易的？莫內的睡蓮複製在每一家美術館的圖書商品部，卻忘了光與影宛如恩典時刻般，瞬間即真理，因神無法複製神，水亦非前水，光影是當下的真理與當下的惘然。而我以文字去追逐那般恩典的撒旦時刻，是否有如詭辯學者咬著自己的尾巴追逐，愚蠢又徒然？

離開，我又折回去過，因隨身日誌遺忘在你家，有一頁嵌著幾次你的姓和名，頁頁中文裡，一串拉丁字母會非常顯眼，那是看完你的紀錄片之後不自覺寫下的。我很鎮定地重複做與前一樣的動作，按鈴、登樓、我們第二次說再見，唯一多的就是解釋我掉了東西。

「掉」這個字帶來了悲傷的預感：這第二次，意味著不再見？

回程才曉得原來我一直挨著餓，而絲毫不餓，我的腹內罹患了視覺暫留，除了你的形貌聲語，我嚥不下食物，飽撐著前行，搭地鐵、到旅館、開房門、到公共浴室淋洗、難以成眠：不停襲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

第三日，八小時，日後如是

不適感已經驅離，我習慣了痛，習慣了不適感，我習慣戴著過去的視覺感受甜美的疼痛。

甜是專用來矇騙人，生命其實難，其實苦，一絲絲甜足以欺騙如我一介凡人，以為活下去就可以再度嘗甜卻反而經歷更多苦。情感記憶一旦被創造，即與幻覺併入同義詞，從一個中心點自行圓滿成內心天堂，黃金、乳香、沒藥，鎖住了牧羊人的官覺，被情感記憶鎖住的官覺動輒得咎，一旦想脫身卻被鎖得更緊，因更緊而更疼痛並甜蜜著。

自離你家那日起，凡我行經你可能行經的巴黎任一個路徑時，每一步伐都踩著自己的心跳，彷彿至為甜蜜的絞刑，即接近即狂喜即疼痛。故此，即或見了面我也不可能看清楚，你，我每回見都是初見，無所安心適意。即或不見面，你也從不是模糊的，即如此刻，溫習你，我看不清楚的其實是自己。

整個四月，以是，從我生命中刪除，過度曝光的影像一般，不能用。原本是，我計畫著要發生一切，如同過往的一月二月三月，昂然於道途之上，事情一樁一樁歷過去，起承與轉合著生命，四月、五月都將繼續發生著意義。如何能想像你會阻擋在所有意義前面，讓時間在原地打轉，繞著你成為軸心。

如果沒有這四月，便以為生命都是我的，我計畫著，我預設著，我經歷著，我感想著。停下來，原來這麼回事，徹底發空，空到甚至不見霉斑，純粹，卻又滿溢，沈沈的你，恐怕我無法承受。

四月祇剩五分之一，我回到台北，行囊裡包括你的著作、紀錄片、攝影集、碩士與博士論文影本。

預感不再見，我祇好用書寫來否定預感，當我身處遠方便寄一封遠方的信給你，雙掛號，公文用紅色十格信紙，倒放橫寫，信末慎重以中文簽名。你回信說欣賞我的法文比喻新穎而細膩，這信狂喜了我，我再回信解釋書寫中文與法文的不同：

中文一落下，於我，它們的氣味、顏色、氛圍、神態立時呈現，那並非聯想與感受，而是同時相應發生，無法分割的不同單位的轉換，比如音樂家梅湘（Olivier Messiaen）同時「看」見音符與「聽」見顏色——《悲哀風景的狂喜之歌》演奏起來該是一幅瘋狂水彩畫啊！然而在法文面前，我謙卑而膽怯，用我所能用的字，卻永遠不確定放在上下文之間是否最切合心中所要表達的意念，情況往往是在一個有限範圍內找一個差不多的字表達大致的概念。

三頁紙，花費兩星期，我翻遍法法、漢法以及上海譯文最新出版的法漢上下巨冊辭典。

你的笑藏在我寄信的動機後面，我想用文字去還原你罕見的笑。

那天在你家，按心算一共你笑了三次，你的笑容像一個小男孩，乾淨，稚氣。我的身體微微悸動著，你是產自我身體髮膚的小男孩，是我洩漏了你的天真。你距離你的笑容年齡，那是可以用四十年計算的時光，我無法剝除掉心底庸俗的悲傷，在我遇到小男孩之前那是一段很長、很長，長到我連想像都無所依恃的時光。當我運算著簡單加法，你是哲學少年苦惱於存在；當你以湄公河流域女巫附身儀式完成博士論文，我正進入解除髮禁的高中。

且還有慾望，被我的身體節制成貞樸美好，你絕不然，你的文化鼓勵人們去奔放、實踐慾望。

展開你的情感系譜，我像顆小石子，投入得再深不過自己一場心靈黑洞，你業已波瀾無驚。我們的過往所造就我們的現在，不足，對不上，你早了或者我晚了，總之不過平常人發生的平常事，這之間或者遺憾但無有錯過。祇我終究惦念著距離，語言的距離，時間的距離，宿命種種的距離，彼此無法企及的距離，讓我失去母愛的勇氣。

第四日，與第三日相同

對你，我有種負重之感，怕此別即是我們的一生了，無可悔改，但另一選擇亦無處可安

放，我就是這麼為難。

五月走到二分之一，我折返，闖到你家，還來不及仔細環顧，見你便問：你家窗戶看不見風景？你祇以身體作為答覆，不如此，你無法懂得我的信件與折返。

自第四日之後數不清的某一日

將時間延後，許多許多年之後，當記憶無法辨識日期，因此，沒有死亡這回事。這是我在卡多人（KADO）的神話裡的一段話得到的啟示。

我來去奔走，在時光的縫隙裡行走我的文字，行走我愛的你，決意不要再見的你。我也曾經行走我的文字讓它去向你，深邃地將你的憂鬱表達成詩意，具有溫度以及淡淡淚光的詩意，我的文字遠比我的心思成熟，可惜你讀不懂我的文字，你生屬於另一脈語種，所以你要用身體來引導我邁向你所習慣的男女世故，這使得我心裡的文字啞口無言，病了很是一場。

當初行走文字的我以為我的身體也是走向你的，但無法用文字來回應你的那個再重逢的當下，我的身體只願意迎向那個以文字構築的你，那是載滿了靈魂的身體。我不知道純粹身體是怎麼回事，沒有純粹這回事，連身體也應該沒有才對。

畫面裡你以食指扣下那扇披著竹簾的紗窗，我感到太陽遲遲，一切即刻要不復返的無奈，更奇怪不多此一舉嗎？除了天空，外無一人啊，根本。然後是嘔吐，將十數小時航程所吃的四餐，悉數吐出來，你不止詫異，幾乎是嫌惡——怎麼人的身體能夠以穢物來回應慾望！

你的嫌惡使我發覺你的人類學家理想形象只適合放在那個世界上統共只有一千多人懂得其語言的國度。

蒸發了知覺，我祇靜靜坐在你對面想著窗外的風景，看不見的風景，剛剛那一會兒，太陽怎麼讓天空從派黎思蔚藍走到將夜的銀灰？

有時懷疑，那個畫面裡，你不在，我獨自是是非非？

我們或者又說了些話，我們或者彼此枕著彼此又親吻又嫌惡，我們或者難堪地不知道該由誰來圓場，我們也可以或者就俗氣又正式地溫存起來……

後來，需要交代的並不是情節，我渴望的只是痊癒，如自巫魅中脫逃，自由得以復返。我想完成的是，離開，這回事。一切會太醜，俗氣了，如果我不終止在此，痛就白痛了一場。能痛，不可以不純粹。

如果我往覆的裁決你又饒恕你，那將是我的脆弱，除了脆弱以外，別無他物，甚至與愛無涉，愛是來不及裁決的，又永遠在推翻饒恕。

趕在所有都消失前，為你最後寫一段文字，你不會聽見也不會讀到。我真心希望不再見

你。該停在我還能溫柔知覺你的這一刻，寫愛這一回事。我對愛這個字用得極為小心，如果不是因為痛苦，我用不到愛。痛苦比愛更加微妙，從視覺展開來蔓延全身，耳所聞目所視身所觸舌所滋味的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

那扇朝向天空開口的窗子，永遠停留在太陽遲遲的天空，隨著你走到距離以外，我的記憶就棲息在一處不被現實打攪的官覺天堂，專心地，視覺你，聽覺你，嗅覺你，觸覺你以及自腹裡翻攪過地味覺你。

一切難道是自戀的倒影在求索可戀的實象？因你而與世界隔著一種痛，痛成一層紋理剔透的膜，便藉口那是我遺落在這的視覺，已趕不及現在的度數，或者使用過久被判定為必須拋棄品。

會不會其實是我，另一個我，活在過去時空的我，迷戀自我倒影的我，在演繹著我愛你，與你何干，而與我要愛的你有關。此刻，我的官覺紛紛表明它們是真心的，本能的，理性無法參與，神在，撒旦也在。

我又恍惚了我的明白。

舉重若輕

林文義

隱形眼鏡看到的光影明暗，猶如人生。

深邃的思索與美學蘊涵形成作者以巴黎為題的書寫形式，想見曾經居遊異鄉勤讀、熟諳學院理論、典籍起源的修為；筆觸理性挾其感性，字到心隨，好寫手耽思維，切莫沉溺於漸成自我風格而反被陷困，這是評審的建議。

文學抒發生命，亦同透過隱形眼鏡看到的光影明暗，那是真實或虛矯，生活現實或許庸凡，書寫的本質就在於從庸凡中尋之非凡；作者早是秀異寫手，相信一定得以舉重若輕。



郭昱沂

得獎感言

我想要寫一種「不知何以起，一往而深」的情感，那所謂的深，或許祇是投在自己心湖上的一抹鏡影，也真，也虛。

簡介

台北人，台大中文系學士，法國高等社科院視覺人類學博士。
目前從事文字、影像創作與教職。

〔優選獎〕

肩的虛構與紀實

黃信恩

肩是人體最像小說的部位，有著興盛或衰壞的敘事，虛構與紀實都在這裡發生。

小時候，因為父親工作關係，我們舉家搬遷左營。麵館、餃子館、茶樓、機車上……，在左營，偶爾就見軍服穿著、肩章閃亮的軍官，特別是用餐時間，幾位軍官圍一桌，格外醒目。一槓、二槓、三槓、梅花、星，階級在街道與巷口流動著，也在牆垣與衣架上晾曬著。就連附近的海軍總醫院或稍遠的榮總，初診單上也有個位階欄，要人記下肩上的繁華盛世。

那是一雙雙肩膀，歷經踏步與答數，和時月磨合的榮光。

「長官好！」小吃店老闆，見了肩章，自然一聲好。

走過洗衣店，店員忙著熨燙軍服，理出摺線，然後一件件懸掛騎樓上方——白的、黑的、

藍的、土黃的，直挺挺，沒有贅肉只有骨架，空氣都威風起來。

左營，一個多麼有「肩膀」的地方啊！生活裡都是肩上的文明，一種隱形的制度，往我的童年擴散，把左營做了分層。當孩子還不知道肩上的意義，我已學會辨識兵、士、尉、校、將，想像肩章後井然的君臣秩序。

觀察肩章成了我的童趣，也是阿崇的童趣。

阿崇是眷村小孩，國語講得非常標準，常代表班上參加朗讀比賽。我認識他是在某年夏季，我媽送我到廊後街參加國語日報社辦的兒童寫作班。那時對他的印象就是搭肩。他習慣以搭肩和人招呼；不然就是握拳，重重捶你肩膀一下。肩，在阿崇的字典裡，有那麼一點「聯繫」的意味，藉著肩與人靠近，並肩合作，劃分盟國，定義立場。

肩是外貌陽剛、內裡善感的部位。肩的背後其實有個「依靠」的面目。在以肩打交道的動作裡，透露了一個訊息：關於一個支點的釋放，讓人握扶、獲力、療癒，在社群裡尋找庇蔭，理直氣壯。

阿崇對肩的啟蒙比我更早，他爸是職業軍人，從小就看著爸肩上汰換不止的徽章。記得有一次，他爸載我和他進營區，他很得意地向我預告：將有很多人向他敬禮。果真一路上，軍人見他爸肩上的梅花總會敬禮，尊榮無比。

阿崇曾帶我到他家，那是一間庭院平房，種石斛蘭與羊齒蕨，養一隻不具攻擊性的拉布

拉多。他家的晾衣方式很特別，喜歡將衣物攤曬在矮牆上，就連內衣褲也放膽垂放，好像要告訴路人：我不花稍，由外而內都正襟危坐，衣襟裡是純綿與純白，偶爾是出格的性感三角。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廳櫥窗內一整排徽章與獎牌。

後來一次作文課裡，老師要我們寫「我的志願」，阿崇說：「長大後希望肩上有五顆星。」

多麼無懼的口氣！

在作文班待了兩個月，我就離開了。因為越區到城裡就讀，我很少再碰到阿崇。每日上下班尖峰時刻，我總在走走停停的通勤公車上，觀望左營大路機車騎士攢動的肩。偶爾，就是兩枚肩章，混在車陣中，淹沒於瘴氣與廢煙裡，逐漸離去。

高中時我認識一位教官，他常在傍晚體育課換上短褲慢跑或打球。累了，就和我們坐在籃球場上，聊兵役，也聊他的軍校故事。

教官曾說，以前在軍校，某天為了隔日的上級視察，全班漏夜粉刷新牆、改造花園。翌日，大家列隊迎接長官，赫然發現不只自己連上換裝，整片營區都換裝，印象最深的是營區路

上竟多了幾棵行道樹。上級走後，那幾棵樹瞬間蒸發，宛如海市蜃樓。

「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作假是真的。以後你們當兵就知道，在軍中沒人管你唸什麼高中，只管你肩上有什麼。」他笑笑回想著。

漸漸地，我知道肩上有主權、有氣焰、有支配，藉著其上符號，使人頤指氣使、趾高氣揚，也讓人躬身哈腰、揮汗勞動。

然而出走營區，或退役老去，這些肩上的光榮似乎也隨即淡了。肩上存在著兩座世界。

我曾在公車上，遇見重聽的榮民伯伯攔車問路。或許是鄉音濁重，司機聽煩了，也厭倦解釋，車門怦然關上，揚長而去。我從車窗望著他，立在街頭，眼神迷茫不發一語。我不清楚他參與的戰役、歷經的榮辱、肩上有過的徽章，而就算清楚了，那些都已成過去。

肩，有時帶著那麼一點與世切割的自得其樂，和荒涼。一場隨時結束的遊戲。

「我簽下去了，會去考軍官。」阿崇說。

那是好幾年過後，一個冬日傍晚，我在麥當勞巧遇阿崇和他女友。這才知道，阿崇高中畢業後，在一所私立大學唸機械。不久服役，受了士官訓，然後打算轉成志願役。

那時他理著平頭，肩膀寬闊，眼神森亮，更像個男人了。

我和他小聊，他說了不少帶兵的瑣事。我發現阿崇其實很在意新兵是否對他敬禮，只要稍微忽略了禮節，就會被他盯上。

然而肩章生活似乎沒讓他過得真實開心，更多高階、刺眼的肩章環伺著他、抑制著他。他說到一些軍中的官僚文化，很多禮節出於制度，服從出於利益，生活裡充滿著應付、奉承與暗鬥。阿崇雖看似老練，裡頭仍有一些稜稜角角的堅持，他厭惡服從操守骯髒的長官，於是在密閉的體制下，孤單地對立、力薄地抗爭著。

後來，我輾轉從朋友口中得知，阿崇父親早在多年前退伍。之後經營一間小吃店，供顧客歡唱卡拉OK、小酌、小賭。但也因此，勿交損友，染上簽賭，開始欠債。

●
不久，我服役了。

因為考過預官又抽到海巡籤，我的肩章很特別，四顆星、一橫線，行話稱「一線四」，代表士官長或少尉的位階。

當肩章撥下時，我愣著雙肩八顆星，有種一級上將的幻覺。這八顆星是立體的，漆以金黃，炯炯發光。我把制服燙得平整，摺線分明，皮鞋油亮，感覺有風。

有次出外勤，行過計程車前，無意間聽見司機們的交談：「這少年四顆星！」我暗爽著。

可是任官不久，我就對這肩上游戲感到無趣。

某次，一梯新兵下部隊。某上士帶著那麼一點惡整的意味，命令新兵集合，限時將黃埔包內的行李悉數倒出，再裝入，再倒出，再裝入……。就在第三個週期時，一位新兵放棄底線，爆發了，開始槌打自己，口裡唸著：「我沒用！我沒用！」後來動員七名弟兄才將他制伏。

「交給你，你是軍官要處理。」
這是四顆星的代價。

這名新兵被打了鎮靜劑，熟睡。醒來時，除了談吐生嫩溫吞，一切正常。我和他晤談一會。他叫河豚，剛滿十九歲，職校肄業，單親家庭。

隔天，我在路上遇見河豚，他舉起雙手，在頭部比出兔耳朵的動作，緊接著頭側一邊，微笑，定格，帶著日系少女的那種撒嬌。

天啊，這是營區，怎麼會有這種兵？我心想。
很快地，河豚就被排副修理，要他戒掉那些俏皮的動作。

每天晚上放風時間，總有幾位弟兄來醫務所和我哈啦打屁。有次，河豚也來了，大家聊得盡興，沒人搭理他，於是他就地模仿貓，那叫聲、那慵懶、那搔癢，彷彿前世是貓。然後，他竟模仿貓伸爪，刮了我的背。

他的行為讓我費解。之後，為了販賣機的吃錢、士官長的一句惡言，河豚在營區上演幾次情緒失控。奉上級指示，我帶他去軍醫院。

精神科醫師要我談河豚的軍中狀況，說著說著，我不經意說出「裝可愛」。醫師說他心智不成熟，適應障礙。

「你為什麼說我裝可愛？」回營途中，河豚醒來似的，認真對我說。

我愣住了。似乎，他那看似幼稚的舉動，都是裝出來的，是他討好、化解陽剛的方式。我開始覺得他不單純，似乎能意識到什麼，或帶著什麼目的。

失控，失控，不如己意就失控。上級擔心他自殺，指示我送他住院。接下來幾個月，河豚都在醫院當兵。

「老是住院，要住到什麼時候？住到退伍嗎？當兵是來休息的嗎？」弟兄抗議著。當河豚出院回營，弟兄們於是挾怨報復，然後河豚又失控，無結局地循環著。

漸漸地，我對河豚感到疲倦，他太不真實了。就在此時，一位和河豚同梯的小軒也出了異樣。

那陣子電視流行一段肯德基廣告：男子因吃到的炸雞不是肯德基的，要任性坐在地上，哭嚷著：「這不是肯德基，這不是肯德基。」小軒的動作就如此。有次集合，被班長指責了，當眾坐臥地上跺腳，手揮撥著，如三歲小孩。

「再假死，你試試看！」有人看不下去，不斷在他耳邊煽風點火，於是他又爆發。

是發作嗎？還是偽裝？許多弟兄認定是演戲。但如此不計形象的演出，是需要膽量的，把捍守的最後尺度全然鬆懈。

「他被附身了。不是裝的。」在一次晤談中，小軒從事神壇工作的父親說。他自稱能與靈界溝通，當來營了解狀況後，斷言小軒前世得罪此區神明，希望申請調撥單位。不成，又透過議員，施壓總局介入。

總不能以怪力亂神為由，發文上級請求調撥單位吧！我看著那四顆星，感到無計可施。

終於，我退伍了。卸下肩上這些星，墜入真實人間，突然感到輕盈。肩是人生如此虛幻，為期十一個月，如霧，如露，轉眼散發。即使如此，穿行左營街道，對於軍服穿著者，我還是習慣瞄一眼。每一槓、每一勾，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天，我經過阿崇家，門外晾著軍服，驚見衣肩出現一槓。我知道，他升為少尉了！此後，每當路過他家，我會特別留意軍服的晾曬。

幾個月後，某次路過他家，赫然發現已是兩槓，中尉軍官。我彷彿從他的衣肩找到時

序，看見春秋更替，展開一種人生速度。

直到一段時間過後，我在飲料店再次遇見阿崇。這些年來，他的皮膚變粗糙、額紋增加、髮線退後了。老化速度比我預期的多。

阿崇的話卻變少了。

那天他簡單和我提到他父親最近二度中風，左側徹底癱了，手舉不來，腳抬不起。等會得去醫院探視父親，傍晚前再趕回營區。我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因為他向來都是剛強、挺出肩讓人靠的模樣。

我突然想起他父親曾經閃著梅花的肩，如今卻塌了。

「謝謝關心。」阿崇說完，拎著一件剛熨好的軍服，跨上機車，便陷入車陣中。

盯著軍服上靜靜的那兩槓，漸小漸模糊。我不清楚那些空白的日子裡，阿崇是怎樣地過日？他是否仍像小時候，嚮往掛上肩章的意氣風發？或是重複著初任士官時，以肩章擷取權勢，管轄菜兵的小小優越感？又或者，他其實不想從軍，但為了生活，必須以肩撐出什麼，或扛起家裡的什麼。在虛無的肩章下，面對最真實的人生。

我祝福他。或許歲月會粉飾一切，他那雙架在虛實之上的肩，有天，便更能承載人生的重量了。

肩膀的符碼

焦桐

〈肩的虛構與紀實〉藉描寫肩膀，思索肩膀的相關意義，包括軍人肩章的階級意識、打招呼的部位，以及成為聯繫和依靠的符碼；一開始說：「肩是人體最像小說的部位，有著興盛或衰壞的敘事」，有效點明主旨，同時觀照形象與抽象的意義。

本文主要敘述阿崇，中間穿插較多河豚的故事，結構上略顯不夠結實。

「左營是一個多麼有『肩膀』的地方」，是饒有趣味的隱喻，不僅烘托這個海軍軍營所在地的風貌，更暗示軍人的貢獻，「那是一雙雙肩膀，歷經踏步與答數，和時月磨合的榮光」。有故事，有哲思，對退伍老榮民有深沈的同情。

感情含蓄，批判軍中的官僚文化也顯得溫柔敦厚，效刷淡了可能的憤懣、咆哮情緒，兼具知性與感性之美。

黃信恩



得獎感言

很開心這篇作品能獲獎，對我來說，這是縣市合併後給自己的一則紀錄。能和大家一起以文字編織高雄的文學地圖，值得紀念，也值得珍藏。謝謝文化局的用心。今年也向文化局提出書寫高雄寫作計畫，希望未來能多為高雄寫點什麼，畢竟這是陪我成長、度過寫作時歲的城啊！

簡介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醫師。散文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並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天下散文選。著有散文集《游牧醫師》。

〔優選獎〕

夏至看海

倪惠娟

在我所居住的這座南方大城，大海近在咫尺。雖然平日看不到海岸線，但是，我知道，大海就在我身邊。因為，海風的吹拂讓整個城市瀰漫著南國特有的氣息。在河水與海水交錯形成的鹹淡腥味中，夾雜些許悠閑和幾分寧靜。這是長久居住於南方才會體驗出的地域感受。感受到海洋的存在和自己存在於這座海風下的大城中。無論身處在這座城市裡的任何角落，這股海洋的氣息充滿無聲無盡的召喚，召喚著人們奔向遼闊與深藍，奔向寂靜。

夏天來臨時，蔚藍的天空和朵朵的白雲，總是呼喚著我，去看大海。來自內心深處的吶喊，催促著我，離開陸地，回到海洋。是的，夏天應該是看海的最佳季節。穿越南方海域的微風會掀起潔白的長浪，帶來更接近赤道的生活氛圍。那是一種專屬於南國的獨特味道，慵懶混雜著渴望和一種說不上是快樂或是悲傷的寂寞。飄浮在赤道上空的炙熱氣味，夾雜南洋群島的各種香料辛辣味，隨著被西南季風掀起的層層波浪，一起橫跨大藍海洋旅行千里之後，再揉和

洄游魚群的體味及黑藍淺綠海水的鹹味，襲向橫渡沙灘的植物群落，與花香草薰醞釀成令人酣醉入睡的夏日香氣，飄散四溢。鹹中帶甜的海味從黑水溝邊緣登岸後，即開始朝著山巔海湄游移釋放，再向這座大城的內陸各地暈染浸漬，傳遞遠方廣漠水域的藍色信息。在南國的天空下，你永遠無法抵抗那種從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湧入、穿透肌膚、沁入心扉的藍色召喚。那種召喚一路跨越深海的陡峭海床，朝向岸邊層層奔騰推進，再隨著細碎的海浪湧向大陸棚及淺海，而後與翻滾的浪花一起共舞，化成似有若無的喃喃細語，向你娓娓訴說波浪旅行迢迢千里的點點滴滴。亙古不息的波濤沿著這座大城綿長的海岸線拍擊，神秘的律動，時而撩撥澎湃如海的心絃，時而令人如入禪定涅槃之境。寂靜空遠的海潮音，如梵唄頌讚般縈繞迴盪。那是天地之間最魂牽夢繫的聲音，呼喚著你回歸那片無邊無盡的藍色疆土。

在南方靜靜幽居的我，總是喜歡在海風的吟唱中，聆聽那來自天涯海角，既狂野又孤獨的召喚。在波光瀲灩的南國夏日，背起行囊，奔向大海，像一個浪跡天涯的吟遊詩人般，寂寞卻又自在地咀嚼海浪的語言，是我安住在南方最平靜安逸又游離狂想的悠活之道。當白浪開始隨風翻飛時，我又像一個行腳雲山麗水的苦行僧，泰然自若地遊走在珊瑚礁石灰岩岸與砂礫岸的灌木叢間，捕捉隨著綠光晃盪的鳥蹤蝶影。在潮起潮落間品嚐山海交錯的南國氣息，享受海濤捲起千堆雪的悠遠寂靜，應該是我棲居在這娑婆世界中最純淨幸福的滋味。

斗指乙時，夏將至。所有屬於南方最酷熱的歡愉喧鬧，正如澎湃的海潮般湧入陸地。每

一顆紛亂的心都準備著，等待瘋狂的召喚，逃離都會的煩悶與混濁。吹海風、賞落日、聽海濤、吃海鮮、買魚貨，共同形塑出這座大城最獨特的海洋生活風格。徜徉在海天一色的南國情調中，享受浪漫悠閒的夏日時光，是城市人普遍擁有的海洋體驗。那些平時隱匿在大城生活中的海岸邊境地帶，成為渴望暫離城市喧囂的人們遊走的異想空間。於是，絡繹不絕的遊客讓純樸寧靜的漁港，頓時熱鬧非凡。海濱木棧道承受著一具具出走都市的軀體，過境海岸時的厚壓重量。渡輪來回不停地穿梭在二岸，載滿想把自己放逐到海島上的都市人。遊覽車接踵而至，吐納一團又一團渴望親近海洋的觀光客。擁擠的遊客在眼花撩亂的海鮮、烤小卷、燒酒螺的味蕾誘惑下，及短暫的離島觀光中，各自滿足對海洋的想像與嚮往，閱讀屬於自己視線內的海洋。

在南方，看海彷彿是一種時髦的逃逸，一種呼朋引伴的吶喊，無所事事地，消費異境喚起的孤寂感，再填補自己心海的空虛。浪濤的偈誦音與人潮的喧鬧聲互相交織沸騰，成為南國盛夏最虛幻的海洋變調雙重奏。當海潮與人潮都隨著天光的隱沒漸漸散落退去時，沒有人記得沙灘上壯麗縱橫的馬鞍藤花海，也沒有人聽過草叢間珠頸斑鳩的短歌微吟，更不會有人憶起每一朵閃爍著燦爛流光的浪花。夏至的極晝喧嘩淹沒所有最細微的聽覺與視覺。浮光掠影的看海，讓人記不住大海的模樣。只要遠離島嶼和海洋召喚出的異境，海洋空間承載的意象和呈現的內涵，立刻像孤島一樣，再度被遺忘於都市的邊境上。在這座浪濤拍打的南方大城，你必須

用心地傾聽海洋的呼喚，才能真正觀看大海的顏色，擁抱南方的粗獷原始，回歸那片屬於自性的空寂與遼闊。

我的海洋之書，記錄南方海岸踏查的樂活歲月，摺疊一頁頁島嶼居住經驗和漁村生活回憶的生命風景。人文歷史的發展軌跡和海岸生態的環境變遷，如經緯般縱橫交錯，構成一張張可以讓我航行其中的海洋地圖。我的大海，沒有東岸遠古海洋的波瀾壯闊與浩瀚無涯。西岸的海，狹窄且淺。紅橙的落日沉入大海之處，即是地平線。海的另一端，是另一個大千世界。從此岸到彼岸，並非長路漫漫。西岸的海峽，不似東岸的汪洋那般地人跡杳渺。小至膠筏、舢舨，大至近海漁船，乃至遠洋漁船和國際貨櫃輪，讓這片無數大海子民賴以維生的海域，永遠充滿蓬勃的生機和濃郁的鄉情。漁舟的身影在湛藍如鏡的大海上搖晃，彷彿訴說著這塵世間的滄與桑。大船入港時的壯觀宏偉，卻又可以讓我高聲讚歎歡呼，快樂的心幾乎隨著汽笛聲飄盪至天空。我的大海，沒有隨波逐浪的鯨豚和翻車魚，也沒有在浪尖盤旋出沒的鸚鳥。傳說中的白海豚未曾離開濁水溪出海口的界線，游向國境之南。海豚灣是攀附著漁人傳聞而存在的美麗名字。烏魚拜媽祖卻是追逐烏魚的先民們，流傳在這片海域上最虔敬海洋的神話。季節性洄游魚群呼喚著討海人乘風破浪，那或許是鯛、或野生石斑，或白帶魚發出的樂音。水仙王聖誕過後，是出海追逐鐵甲芳蹤的時節。皮刀和狗母的身影雖不起眼，卻可讓漁船裝滿輕盈的海鈞快樂。悠游成群的豆仔魚，靜靜飄盪的海月水母，甚至於一尾花身仔的突然出現，即可豐饒我的

靈魂。大杓鷗和黑面琵鷺不會在我熟悉的海灘沙地上駐足停留，但是，白鷺鷥的低空飛掠，卻足以讓我的心像一隻飛魚般跳躍不已。斑鳩在海岸灌木林中此起彼落的低吟詠唱，可以為我召喚出一整片澄靜悠遠的藍天碧海。而我曾經這樣聽說：在那遙遠的時光中，成群的鳥魚從島嶼的最南端出發折返，循著黑潮支流洄游北上，然後，在銀波萬頃的月夜，化作人身，悄悄上岸。我未曾在冬日的魚路上和一隻返航的信魚相遇，但是，我願像那傳說中的人魚一樣，在流月無聲，波光盪漾的靜夜裡，坐在斜灣的礁岩上，哼唱著屬於我的大海之歌。那是一首如漩渦星雲般憂鬱的熱帶之歌，充滿思念遠古和回歸原鄉的音調。

夏日將至，我和所有在這座城市內肆意嘶喊的人們一樣，想去看海。一如過往的每一個充滿南方燥熱的夏日，我像一隻渾然忘我的蟬，極力地想將所有來自外境的噪音，隔絕於耳際，躲進屬於我自己的海角，盡情地嘶鳴。遠海正在呼喚。憂鬱的熱帶隱藏著南方生活的寧靜與狂喜。日光下的海岸，閃耀著金光。木麻黃和林投盤據的海岸林在風中呢喃囁語。雌構樹的火紅漿果像一朵朵絢麗的煙花，彷彿仍在等待消失的鹿群再次到來。千絲萬縷的無根藤是南國濱海大地上，最令人驚嘆的魔髮魅影。隨著風兒落地生根的仙人掌，在沙灘一隅炫耀著燦爛奪目的黃花。大白花鬼針的龐大群落，總是如影隨形地出現在腳邊。馬鞍藤和濱刀豆在沙灘上匍匐前進。菟絲和蔓荊永遠糾纏不清。草海桐沿著海岸一路蜿蜒旖旎。夏日的海濱是一首魔幻又美麗的荒野之詩！站在陸地與海洋交會的邊境上時，藍天白浪會將遠方召喚至耳邊，訴說著那

些曾經發生在遙遠時光中的大小事。在海洋的環抱中，自己彷彿一座島嶼般，和俗世的塵囂隔絕。此時，世界顯得那麼遠，又這麼近。當海水直接打在腳背上化成泡沫時，心也就跟著大海一起去旅行了。

看海，是一種鄉愁，一種充滿前世記憶的鄉愁。每次與大海相遇的旅程，都是我的歸鄉之旅。這條漫長的歸鄉路，既陌生又熟悉。西岸的海，總是充滿莫名的惆悵。祖先飄洋渡海的艱辛和討海人的汗淚，猶似在我的血脈中奔流不歇。在南方，似乎沒有一種風景比湛藍深邃的大海，更容易引發思念悠悠與惆悵慕戀的情境，沒有任何一種風景比變幻莫測的大海，更容易興起逝水年華與浮生若夢的喟嘆。在港灣外，有一片廣闊浩渺的藍色水域，彷彿充滿往昔累世的因緣，總是令我牽掛不已。這片海，是我的靈魂棲居依止的聖境。歸鄉，是回歸生命的原點，是解愁，也是朝聖。

今天，我回去故鄉，看大海。因為，想看大海，所以回去故鄉。因為，想念故鄉，所以順便去看大海。很久，很久以來，故鄉和大海經常只出現在我的夢裡。暗夜濤聲中的故鄉彷彿一個遙不可及的國度。故鄉其實不遠。搭著渡輪，幾分鐘的航程就到了。那是掛在港口西南邊一座狹長的葛爾沙島。船離開哈瑪星後，海洋的味道就愈來愈濃厚了。我在一片嘩啦啦的海水拍打聲、渡輪引擎聲和輪船汽笛聲中，抵達小島。船將靠岸的那一刻，被無根藤瘋狂地被覆蓋整個山頭的「薩拉森」海岬，立即出現在我的眼前。此時，我明確地知道，故鄉真的就在我身

邊。而我，也和故鄉一樣，即將置身在大海之中。

沿著通山路深入，步行至盡頭，翠綠的山壁昭現眼前。珊瑚藤和無根藤爭著搶地盤，飄竄的胭脂紅花朵像提著燈的精靈般，點亮整座山。登上山頭，俯瞰整座島嶼時，故鄉不再是在夢裡，而是在我的懷抱中。今天，我站在爬滿苔蘚的砲台城垛上，看到故鄉躺在大海上的模樣，記憶如浪潮般瞬間湧至，彷彿自己正回到童年時的海防年代，站在山腳下，仰望這座山。我的雙眼迫不及待，緊盯著遠方湛藍無垠的海平面，巡視海洋的動靜和島嶼的樣貌，深恐眼底下的一切會稍縱即逝。在對岸摩天高樓的映照中，這座由珊瑚礁石灰岩與河川沖積砂土構成的島嶼，像一艘獨木舟靜靜地停泊在北緯22度37分以南，東經120度15分以東的海面上。矗立在北端的海岸山脈，彷彿一隻座頭鯨，日夜守護著這顆海上明珠。往右看，外海波濤洶湧。往左看，內海盡是忙碌地進出的船隻。惟獨這座島嶼，遺世而獨立，充滿寂靜與寧謐。遠眺位在南端的古厝群落，時光彷彿在剎那間停滯下來。那裡是我童年時成長和四處流浪的地方。儘管島嶼的地貌在悠悠歲月中被迫不斷地改變，但是，古老的漁村聚落依然保存舊時的淳樸風貌。我深知，在那些野牽牛默默攀爬的瓦礫堆與廢墟中，埋藏著我童年時所有的歡樂與悲傷。

曾幾何時，一水之隔的故鄉從一個繁華落盡的漁村之島，搖身一變，成為都市人拋開煩憂的海角祕境。回到南方定居後，近在咫尺的故鄉竟也成為我淨化心靈的朝聖之地。當深陷於都會生活中而逃離不開時，站在進入這座城市的古老渡口上，靈魂彷彿可以找到一個暫時的出

口。在同一座南風依戀的城市裡，彼岸與此岸各自用不同的符號訴說著欲望與記憶。彼端，構築於壯麗的群山與遼闊的海洋之間的南方大城，充滿雄偉與繁華。而曾經擁有昔日榮耀的這座島嶼，卻在另一端承載著斑駁殘存的形貌。在不同的空間量度中，彼岸與此岸交換著不同的欲望，卻又重疊著彼此相同的記憶。一道海，是連結二端的路線，卻也成為一條界線，區隔了現實與虛幻。故鄉在界線之外恍若一座桃花源，飄蕩在南方的大海上。所有外界的紛擾，彷彿都可以在這裡獲得平息。進入這座島嶼時，對岸的城市彷彿不存在。因為，我和其他旅人一樣，渴望一座島。

和其他多數疲憊的城市旅人一樣，我渴望一座安靜的島。一座不為其他任何人，而只純粹因為其本身而存在的島。少了假日觀光客戲水逐浪的喧囂嬉鬧，今天的大海顯得特別地壯闊與安靜。長長的風浪，通過海面，由遠而近，湧向沙灘。碎浪撞擊著海岸，發出清脆的聲響。微風輕柔地梳理著每一朵浪花。波光粼粼中的故鄉，恢復了原始與樸實的面貌。寂靜中帶著幾分過盡千帆的無奈與滄海桑田的淒涼。潮來潮往。在流逝的歲月裡，只有大海忠實地陪伴這座小島。我好喜歡在如此安靜的日子裡，看著故鄉靜靜地躺在大海上的模樣。那就像天使哭了一整夜後，遺落在人間的一滴淚珠，而後幻化成一座沙汕之島。日以繼夜，擁抱著湛藍的海水一起甦醒與入睡。

不論經歷過多少的風華與落寞，我的故鄉始終逆來順受，默默地承襲海風與鹽霧，靜靜

地躺在大海的懷抱中。那舟楫穿梭，商賈雲集的鼎盛年代，都已經隨著海潮而逝。童年時的漁歌唱晚，早已成為絕響。「萬里風檣認影來」的打狗澳美景，也已停格在詩人墨客吟詠的優美詩賦中。星移斗轉。歷經數百年的時空變遷，故鄉依舊佇立在水一方，回應島民和彼岸城市集體欲望的呼喚，接納所有變化帶來的衝擊。文明的腳步訴說著這座島，每一個已被遺忘和即將被遺忘的過去。沙島的命運就像討海人，總是波濤起伏，充滿冒險和挑戰。每一次的轉變，都如浴火的鳳凰，充滿堅毅的生命力。就這般安靜地，夏至的午后，我在風聲與浪濤聲中，仔細地端詳這座島嶼的每個角落，站在故鄉的土地上，細數過往的每段歲月。沿著山壁下山的途中，我看見幾株山素英、大白花咸豐草和馬纓丹，從珊瑚礁岩壁洞穴中鑽出美麗的花朵。故鄉總是以這種逆境中求生存的驚喜，回報我的心靈之旅。

我不知道，離開故鄉後，這座島嶼和我在流逝的時光中，究竟失去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這座上世紀淪為石化業電石渣廢棄物蹂躪糟蹋海岸數十年，且長期被大眾棄如敝屣的邊陲島嶼，已蛻變成爲都市人擁抱海洋，重塑城市幸福記憶的空間。現代與原始交錯複雜的符號元素，賦予這座島更撲朔迷離的形貌。成爲異鄉人的我，在每一次的海岸踏查中，必須不斷地挖掘已鐫刻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尋找每一段已消失或難以辨認的海岸，再憑藉殘留的遺跡或者老的口述，重新勾勒海岸的形貌，重組海洋記憶。旗后、烏松、大汕頭、赤竹仔、中洲、七柱、崩隙，一連串已不復存在和仍倖存的舊聚落名字，像顆顆珍珠般，串起烙印心底的漁村回憶。

身爲討海人的女兒，我對這片童年時與我相伴，如今卻不斷流失的細緻沙灘和天然海岸線有著萬般的不捨。瞬息萬變的海洋環境賦予每一次的海岸踏查，新的內涵和記憶，同時喚起新的海洋省思。

從連接高屏大溪出海口陸地的砂嘴半島，變成隨波逐流的隔離之島，這座不被地理學歸類於離島的島嶼，在我的海洋之書中，寫下一頁又一頁瑰麗迷人的海洋傳奇。今天，不論是世居的島民，或是棄島而去的遊子，終於可以大聲呼喊故鄉「旗津」的名字。縱使沙島的討海文化逐漸隱沒消失，但是，海洋子民堅毅又包容的性格，仍然會在這片大海上，揮灑出美麗的一片天。在不斷解構與重新構築的島嶼形貌中，故鄉依舊會安靜地躺在大海上，哼唱著亙古不變的寂靜之歌，撫慰著我和旅人們的心。

船，緩慢地駛離小島後，海洋的味道並沒有遞減，反而更加濃厚得化不開。因為，今天，我牢牢地記住故鄉躺在大海上的模樣。那是日落之處，最美麗的容顏。

生活在這座靠海，卻又不容易看到海平面的南方大城，我經常想像自己是一隻迷失在陸地的人魚，穿梭在水泥叢林中，嗅聞大海的氣息。然後，悠游在記憶之海裡。生活困頓時，故鄉躺在深藍的大海中閃閃發亮的模樣，也會讓我的靈魂閃耀著燦爛的光芒。夏日，南方海島的意象可以很簡單的，一點一滴地填滿旅人的心靈空間。當你來南方時，請記得，像我一樣，聆聽最原始的呼喚，去看大海。穿越三億六千萬年的演化時空，回到海之濱，瞭望孕育萬物生命

的浩瀚汪洋。在艷陽中，進入南風幽幽地守護的漂浮之島，構築不同的海洋記憶與欲望。然後，站在鯨魚背脊般的山頂上，凝視這座島嶼安詳地沉睡在南方大海中的模樣。

表現情感冷凝而不煽情

蔡振念

一篇好的散文，除了文學技巧外，還要能掌握書寫的主題，借主題表達情感，借主題展現作者的知識。因為文學的主題萬變不離其宗，不外寫人生的種種，人與世界、環境、萬物的關係，因此如何借題材展現創作技巧，豐富讀者的想像與知識，進而開拓讀者的閱讀經驗和視野，就成為好作品的諸多要素。

〈夏至看海〉基本上具有了上述的要素。例如，在情感的表现上，作者借著看海展開了鄉愁之旅，看海的同時又呈現了故鄉百年來的滄桑變化。對故鄉極盡描寫之能事，文末才帶出旗津之地名，使表現情感冷凝而不煽情。

又這篇文章的知識性也有可稱道之處。作者以如此長篇的散文來寫看海這件事，充分表現對海洋的知識，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文中寫到漁民捕捉的魚類如狗母、花身仔、豆仔魚，海岸植被如大白花鬼針、濱刀豆、構樹等等，知識性十足。



倪惠娟

簡介

台灣高雄市人。一九六五年生於旗津。

畢業於文化大學德文系及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

曾任高科技研發展協會德語翻譯師、翻譯公司多語翻譯專案經理。

熱衷文史與藝術。目前致力於以文字及圖像記錄南方大地。

得獎感言

獲知作品〈夏至看海〉得獎，內心頓時澎湃如海，但旋即回歸平靜，船過水無痕。我書寫，故我在。書寫是為了感知自己的存在，在文字疆域中尋找一片讓心靈棲居歇息的大地。通向語言的道路有無數小徑。我以文字呈現圖像，在詩與思之間探索屬於自己的創作之路。

遠離家園的曝光心情 ——散文類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林文義、吳晟、陳列、焦桐、蔡振念（依姓氏筆劃序），由委員公推吳晟為會議主席。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伶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郭漢辰

初選結果：散文類共有二八三件參賽，初審後進入複審一四九件，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篇作品進入決賽，作品票數如表列。

4票	〈碎石傾頹的流域〉
2票	〈遲太陽〉、〈百年好合〉、〈肩的虛構與紀實〉、〈洋蔥的滋味〉、〈曝光〉、〈遠離家園〉、〈pieces〉
1票	〈霍夫曼〉、〈觀音山上的日子〉、〈我那悲家的家鄉呀！〉、〈夜班的安寧病房〉、〈尋夢之書〉、〈認識一位貴族〉、〈阿猴林定風波〉、〈生命的藍圖〉、〈阿嬤的地下故事〉、〈英雄不哭〉、〈夏至看海〉、〈死氣〉

評審說明各自選評標準

吳晟（以下簡稱「吳」）：此次參賽作品特別多，我覺得閱讀過程雖然比較沉重辛苦，但更有一份喜悅和感動。我認為從頭到尾看完所有作品，才能對參賽作品有整體了解。

我第一個先用讀者的心情看這些作品，不會有什麼期待，要發掘什麼大師或寫手。我認為文學獎的舉辦，不但要發現很傑出的寫手，更要鼓勵很多人把生命動人的故事寫出來。第二個部份，才開始進入各篇作品品質的深入探討，哪那些作品符合文學標準，逐一比較分析。

焦桐（以下簡稱「焦」）：閱讀散文，我會想台灣散文發展是怎麼回事。散文是非虛構文類，

但之前一陣子流行有故事的散文，我一直在想散文有那麼必要，一定得依賴故事進行嗎？散文應該言之有物，有主題內容以及敘述手段，包括行文節奏感等等，把文章的思想情感，好好表現出來，才算是一篇好的散文。

陳列（以下簡稱「陳」）：我評審的原則，看作品描寫什麼東西，如何去寫，它的題材是否與高雄有關。高雄的題材納入考慮。至於作品怎麼寫，包含語法以及文字結構，如果這部份都表現不好，再偉大的題材都不是我想要的。

蔡振念（以下簡稱「蔡」）：散文不是要有故事性。作者很多把故事和散文寫在一起，有些作品介於文類之間的灰色地帶。但我認為文類還是有很清楚的區隔。我評審的重點，散文審美的標準，是否懂得運用散文書寫的手法，呈現作者想表現的主題。作者還要能展現文字風格，一個作家不止要會操控文字，更要有豐富的知識，散文要呈現知識性的內容，作者的深度也是我評審的標準之一。

林文義（以下簡稱「林」）：這次評審標準，我個人的看法，應盡量避開上屆打狗文學獎得獎作品。尤其目前有大量寫家族性的題材，如何突破是書寫的重點。如果要年輕人作品就具備大師的文字風格，是很困難的標準。很多參選者要寫高雄，只要在網路上搜尋，很快就可找到許多內容。我認為如果得過打狗文學獎首獎，就不用再參加比賽了。文學獎是給自己肯定，以及進入文學界的入場卷，作者必須珍惜創作的機會。

一票討論：由於獲得一票的作品有十二篇，主席決議每位評審推薦一篇自己圈選的作品。

〈觀音山上日子〉

林：有很實在的在地文學，有鄉土農村的種植經驗，特別向大家推薦這篇作品。

吳：我附議。

〈夜班的安寧病房〉

吳：有把夜班的很多故事，串連在一起，讀來令人感動。

林：這篇與上屆首獎作品題材內容類似，我把它排除。

〈我那悲情的家鄉呀！〉

吳：我目前對整個台灣西海岸的污染了解比較深，這篇文章的題材很切題，表現得很完整。事實上那種悲情，那些地方的人生活的悲苦，這篇作品都描寫得很清楚。

林：我會從類似題材挑選一篇，這篇與〈碎石傾頹的流域〉很類似，我選〈碎石〉。

蔡：題材並不是唯一選擇，但這篇文字我沒辦法接受，文字過於陳腐。

〈尋夢之書〉

蔡：作品裡提到的這些人，有很豐富的知識性。

〈夏至看海〉

蔡：很少看到作者，針對單一作品，有如此多樣性的表現。

吳、林：我們附議。

第一輪討論結果：共有〈夏至看海〉、〈我那悲情的家鄉呀〉、〈在觀音山上的日子〉進入

第二輪決賽，其餘九篇作品遭淘汰。

第二輪討論初選兩票以上的作品。

〈遲太陽〉

焦：我特別喜歡這篇文章文字的節制，使得內在情感因而展現得格外飽滿。這篇作品的文字有詩的質感，文字讓人閱讀起來，知性感性交融。

蔡：他寫的是隱形眼鏡，作品裡有很豐富的文學知識，使用小標題凸顯文章架構非常完整。

陳：整個文字相當精彩，藉著隱形眼鏡，談異國的戀情。我不認為這些文學上的知識是個優

點。我只是看著文字，想像穿著相當時尚的女子，談文學等事。但我認為部份文字不需要，顯得有些炫學。此外，這篇作品與本屆文學獎的宗旨沒有密切關係。

林：文字非常精美，部份文字造成緩慢效果，營造特殊氛圍。

吳：此文提及太多作家的名字，我大部份都不知道。文章使用太多知識，讓人不甚了解，還有許多語詞也不確定。

〈百年好合〉

林：這篇作品，出現很多很奇怪的語法，可以讓評審們好好討論。

焦：這篇作品是我覺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文字非常生活化，很流暢。情感非常節制很飽滿。我稱之為海明威式的流暢。作品裡的粗話寫得格外精采，這些話語都將作品裡人物的情感緊密聯結。把文字經營得如此生活化，是很高難度的技巧。

短短的作品，有史詩的氣勢，作品裡的髒話，並不一定要用台語講。這些粗口如同後殖民主義的離散氛圍，如同大時代的集體記憶。作品裡有屬於高雄的記憶。

陳：文字的流暢跳躍，有很多事情在那跳躍之間，就不用多講了。這樣的文字，書寫落籍在高雄的外省人，相當動人。但情節虛構的成份是不是很多，也值得商榷。

蔡：在台灣找不到這樣的作者，但在大陸有很多這樣的作者。後來沒選它的原因，是看起來不

像是台灣作者所書寫的文學作品，反而像是大陸作家的文章。

吳：不是說作品寫得不好，作品裡的髒話，如果用台語來說的話，就會覺得更加粗鄙，並且也不需要如此重複。

〈肩的虛構與紀實〉

吳：左營有很多軍人，作品裡的肩有兩個含義，第一是男人的肩膀，第二個意義，軍人的肩膀上有官階，代表虛榮與權勢。肩上人生如此虛幻，緊扣肩膀與官階意含，是上乘之作。

焦：知感性交融得很好，轉場很快，甚至批評也帶點喜感溫柔。看到作品第一段，就被它說服了，文字相當精鍊。

陳：作品到了第三頁，我覺得很精采。但是第三頁至第五頁所寫的內容，與主題肩膀毫無關係。作品後半段比較鬆散，與主題沒有切合。

林：一看到作品，寫得很完整，但是後半段寫到預官，就覺得太冗長了。

蔡：作品裡有很成功的地方，也有很失敗的地方。

〈洋蔥的滋味〉

陳：作品看起來很平常，但文字不造作自然，描寫主角回到故鄉種洋蔥的過程，材料非常豐

富，中間容納了父親的生命史，包括和高雄如何奮鬥過來。這些材料的裁剪調度，整個結構相當完整。但也有其敗筆。

吳：作品裡出現的環保聯盟，我認為不必要出現，也過度強調。作品裡敘述過程，心平氣和，後面整體感覺，非常動人。環扣整個南台灣耕作史。我認為使用的語言文字，要看題材本身而使用，才能恰如其分。

蔡：它是報導不是文學，裡面沒有文學技巧。

焦：作品缺乏文采，彷彿剛剛練習寫作的作品，不是好的敘述手法。

林：我也覺得這篇文章像報導文學。

〈pieces〉

林：第二次看結構鬆散，我放棄選擇它。這類作品時常出現在文學獎場合。作品裡出現的對話，比較像是小說不像散文。目前在台灣的文學獎市場，家族散文實在出現太多了。

陳：一開始也覺得不好，後來慢慢看覺得很不錯。作者用了很多片段，與母親互動過程，組合了母親的形象，展現對母親的深情。

蔡：沒選它原因，作品裡的文字經常重複，也出現對話，。

〈曝光〉

焦：我被這篇作品真心的情感所感動。全文透過一張照片，弔念同志情人。這裡面的情感很平實，文字剪裁相當得體。比較弱的寫手寫到這種情感之事，通常就哭天搶地。但這篇文章文字清淡卻相當有情感。引用聶魯達的文字，不受到牽制，更甚於白先勇的作品。

陳：作品像是作者對著讀者說話，筆觸相當細膩，呈現反覆思念，感情是有細節有感情有圖案有味道，感情秩序一層接著一層被剝開來，十分有味道。不過，文章裡引用聶魯達的文字，反而受到牽制。

蔡：用了很多成語。

林：我也覺得作品一開始就引用聶魯達的話，反而被牽制了

〈遠離家園〉

焦：我喜歡作品都帶些隱喻，這篇作品與〈碎石傾頹的流域〉是同樣的題材，剛開始讀時有些不耐煩，這可能是我少數喜歡的修辭不好的作品，細節處理得很好，隱含敘述上的技巧。在生死交關時，人會用什麼修辭都已無所謂，我被文字強烈情緒所感染。

陳：作品不是我喜歡的風格，太直接了，但這篇文章卻讓我愈看愈喜歡，被作品的飽滿情緒帶著走，全文很有臨場感，帶我進入文字所描寫的世界。

蔡：作品裡呼喊式的語言，太煽情太直接了，沒有文學的技巧。

林：作品很可能是原住民寫作，我支持這篇。

吳：在討論的過程中，彼此相互通交流。在那種情境，使用那種語言，反而撼動人心。

〈碎石傾頹的流域〉

蔡：再看一次，我會投它一票。

焦：作品雖然回到災難現場，技巧不傑出。

陳：作品是非虛構的現實，文字慢慢將人帶進作品的世界。文章花了兩頁，都在談夜鷹，這是最大的問題。

林：災難的題材，他的文字卻是平平而已。

吳：每種題材都有其特色，寫到這種鄉土的就歸類於題材。這種題材和其他題材都是一樣的。我們選某類作品，應該是說它寫得好，而不是說題材寫得正確。

第三輪決賽投票：經過評審會議討論後，共有十一篇作品進入第三輪決賽，主席決議評審們各自為十一篇作品的名次排序，第一名為一分，第十一名為十一分，總計分數最低者為首獎。評審焦桐建議，總分第一名的作品，須有評審列為第一名，始能列為首獎。票數統計如表列。

夏至看海	肩的虛構與紀實	遲太陽	百年好合	遠離家園	曝光	複審入選作品		得分	獎項
						吳晟	林文義		
5	4	9	11	2	7	焦桐	陳列	30	優選獎
5	8	4	2	3	1	蔡振念		6	優選獎
10	2	5	1	4	3			26	優選獎
8		7	5	2	1			22	評審獎
2	1	1	3	7	5			18	評審獎
								17	首獎

由於〈夏至看海〉與〈碎石傾頽的流域〉名次相同，評審蔡振念支持〈夏至看海〉以各個面向寫海，文學性比較高。最後五位評審舉手投票，四票支持〈夏至看海〉列為優選。

根據第三輪票選結果，主席宣布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曝光〉

評審獎兩名：〈遠離家園〉、〈百年好合〉

優選獎二名：〈遲太陽〉、〈肩的虛構與紀實〉、〈夏至看海〉